

文苑英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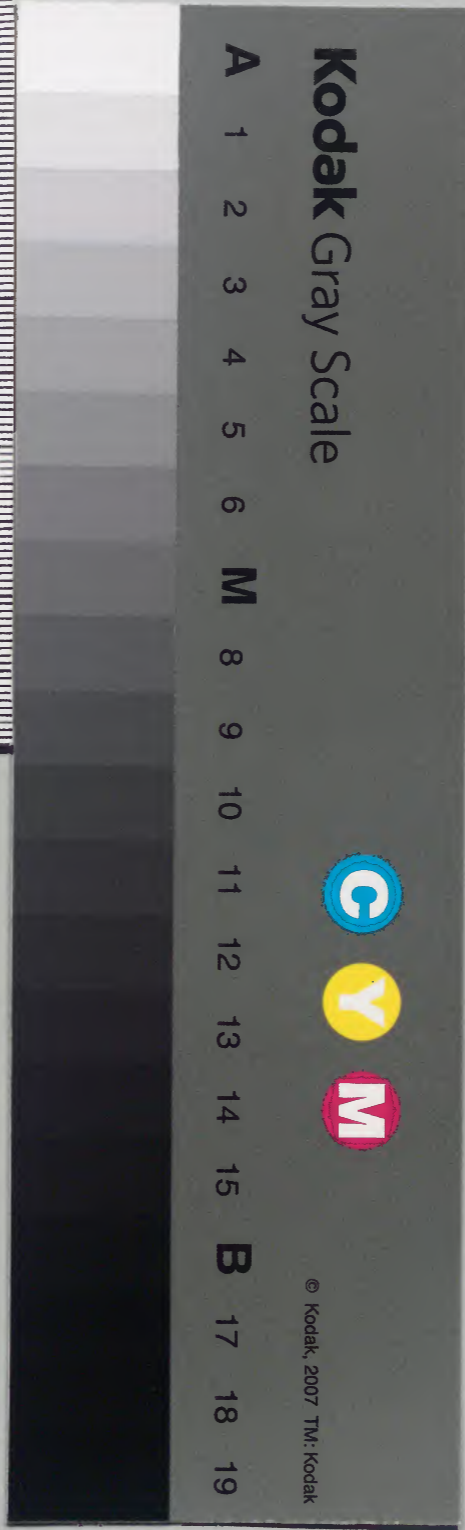
七百五十一
至七百六十



內閣文庫		
函	冊	架
100	100	100
三七二六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架
三	一〇〇	一
三七二六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26
冊數	100 (76)	
函號	361	53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一

論十三

興亡上

此後史論七卷元本不依年代止以作者先後為序

淺草文庫

北齊興亡論一首

後周興亡論一首

天命論

北齊興亡論一首

盧思道

或問主人曰往者魏人失御六合雲擾河朔闕

疑作關

右剪

為三國未熙西道

疑作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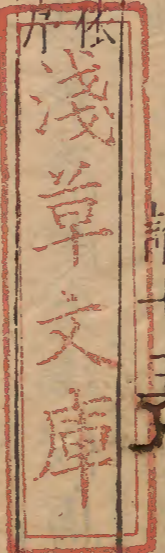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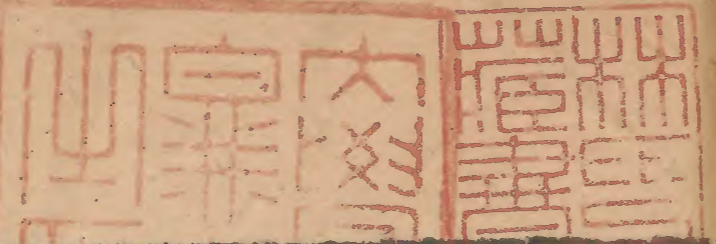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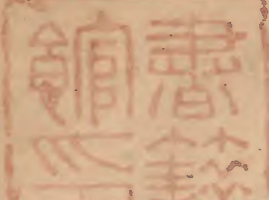
天平北巡內朝先主分陝而霸龍

戰虎爭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天祿未終齊室比迹於

唐虞周人踵武於漢魏齊有五帝周易四王並纒踰二紀

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極補天之業錦常

鏤鼎之功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國殄祀絕



易世之由學傳之者舊載於史策通人雅立其詳可得聞
 乎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晚歸周室因而學業歷茲求
 久雅好博古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粵可略陳在魏正光牝
 雞司旦爾朱榮乘變內壘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
 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齊高祖神武皇帝天縱英明之略神
 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
 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寶疑作寶
 之日未移魁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入慕皇統群后成
 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為梗居流彘去而不入遷
 鼎舊鄴國命惟新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
 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
 力之魏武具體而徵文襄嗣業始踰弱冠壞傑之氣足
 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堆內外肅清朝無批政侯景背
 恩棄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於是謀臣運
 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克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
 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籜
 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魏孝靜以天厯
 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
 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弗疑作夷凶剪暴剛斷英峙天崩
 地折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
 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彞倫朝多俊乂瓜牙
 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

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燎天改物兵強地廣
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如有四時年穀
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迹郊境無虞天保受命迄於五祀
黃初秦始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
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鋌寵御
佞諛親愛凡卸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
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卿程
彌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
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並直言竊歎斃於讒口自餘
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
僭僞受命稱帝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
博彦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
爲貞固學無不縱才靡不適裴樂謝其清吉應劉媿其藻
麗溫良恭儉讓恕惠和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
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
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蒲室盈庭永無凝滯虛
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已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
世諧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
皆遵彥之爲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朝野貴賤至于今
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於趨疑孽儲君繼體纔歷數旬迄
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幼主若喪股
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詩

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
地乃密親位居元輔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
時艱慮深家國當陽正位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曠西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聲色不
事晏游孝於太后篤於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
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
容但政苛碎暗於聽受降年不求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
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祐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
寵攢在殯決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更衣
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其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

考亦有

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几微為

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為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
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内同食共寢淫穢之事
無所不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本傳作徒配
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為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眚愈厚信
宿之間賞賜巨萬及踐太位親顧彌隆爰自黃門漸至端
右盡景娛侍畧不休停就令斃出便追騎相尋士開作威
作福畧無顧憚恩寵勢望燿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
心如谿壑行均大豕甲第嘗衛侷公室富商大賈朝夕
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
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充甚者至悲不

自勝澆薄和佞愛踰於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其所薦死
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子時下陵上替奔競成習
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
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
始於此禳河清之末長等爲災太史奏言湏有攘救武成
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
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
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
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
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
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於馬御
士開禮於踈行長粲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繼以戮
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
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
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疑作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
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叱執送南臺
異其身首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俱勦朝野晏
清京師市里僂跼成群梁董之慶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
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自茲已後政道彌昏高
阿那以牧圉之勤重責復藉輔長鸞以講繼之能悅其趣
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穢處凶習狡筭舉世無廷以保母
之恩特見尊寵六官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舜禹王法

掩塞天聰慶賞威刑出於輝日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威
 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卑隸本是鞞工愚暗
 庸短僅辨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宜淫肆暴甚於和
 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
 甚者緒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耻清貞守道更被嗤恠漢
 世張趙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未足比其錙銖斛律明
 月屬饑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
 內參年少閹官之儻粗狎寵私盈滿宮禁干預政事剽掠
 生民黔首呼嗟以日為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
 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一宮闈長於尼媪不接端士不見正
 入朝夕諮諏罕聞調諧之客便煩毛詩作蕃左右莫匪刀鋸之
 傷走狗蕩其心三慮麗色淫聲亂其耳目論功德者云
 無以尚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踰才智之士棄而不
 任候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以
 後勅也周武大捷平陽乘虛除入將有降心士無鬪志前
 世歌賈之雄俛眉頰頰先朝貔虎之銳歛氣重足舉晉陽
 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檣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
 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海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
 衆齊之所畜盡為周有不亦哀哉

後周興亡論

前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疑作警智敏過人屬魏末多故召
 募關隴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

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為世所一時也撫
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
十萬將清灑澹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騎卒振
旅而還遂基王業竇叅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高汝曹以
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車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估
其衆力莫敢先至邺山之舉我師收績收合亡散退守有
餘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內附肅蜀來王器械完整
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是駕之辰國與齊人相埒
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茲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庶
長見立慕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
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

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
祖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晉公之不
息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
真咸見夷戮惡禽梟物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
一德布公道屏重內之鑿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
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淨近世以來
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季失
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
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
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
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讀考

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彞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
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京邑多
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飾情自勵踰年
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
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宮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
也寵姬四人並立爲皇后重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
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
宿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比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屏棄
還齋內外門閤皆別令臣士着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殿
前以月相視然朋淫於家一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觀聲
入象之末忽焉慘霍鞭撻一動至數百背及胷腹一

可謂毒之理不可忍見一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
國一姓族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婦女莊點亦爲土
下之異後庭嬪妾房有數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
不如法便即捶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
以示肅恭自號爲天不復一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
妖僻開闢未之有也一齊武成荒悻庸暗怨結人
神厥嗣不昌理則然矣周一聰明神武冠世堆奇因愚子
以至顛覆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感焉請聞其說主人
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
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
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一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

後國基漸墜昏主優遊於上黎民怨譟於下逮於末葉君
弱臣愚外崩內潰為天取之猶覆土走丸也周武任數運
災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統履夏昧之秋削平天下易
附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得肆其凶慝真人章命
宗廟為墟北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天命論

李德林

粵若遂古玄黃肇闢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音者天
膺一作應其時承其運命者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
圖鳥篆號謚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
在典文煥乎湘素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貽謀長世莫過
於文武大隋神功積於文武一作王天命顯於唐叔昔也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一作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
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所此無字居一焉此則名虞與
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六終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孫用
表無窮之祚逮皇帝一作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
於茲乃驗天之昏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娥
玄鳥商以興焉姜嫄巨跡周以興焉邑姜虞帝隋以興焉
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本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
立宣皇以定漢東京太尉爾西夫子生感遺鱣之集歿降
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擬生成民匡主立殊

於魏室建茂績一作於周朝啓異軫之國肇炎稽之紀

爰受厥命陟配復天是靈誕之始一作赤一作光蒲室

流於戶外至屬春是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隣望之如蠶

樓觀人物在內色紫或紫如乳保之懷忽觀為龍懼而

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於其室家人開戶正

見一龍 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智

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為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

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

通天角洪大雙上權骨彎迴抱日口如四字聲若鍾敲手

肉有上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為之吳天成命於是

乎在顧眄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一作宇宙威範也

家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

觀隋公神彩恐不為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

去將軍侯壽固諫乃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

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

此人頭額但宜為將不須異一作待之相者來和為帝曰觀

公骨法必為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亦言公相是

帝王名當圖錄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晦跡

都城內學人陸撥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

公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

臨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

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

明年帝作相於內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督
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夜又夢一龍來入被內帝
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思懷在濟生民之義相夜夢一

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云時今
至矣天求民主不顯孳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
則天臣非佐命猜嫌讒慝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

司文武具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蔭映於廊廟
如天如日臨照於冕軒內明外順自陞復安豈非萬福扶
持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降志秉鈞一作鎮衛宗

社明神饗其德上帝付其民誅姦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
海乎斯時也尉廼據舊一作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
備驅馳馳豕連合縱橫地則一作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殘

六王謙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興兵舉衆震蕩江山鳩
毒巴庸蚕食秦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割鴻溝之地閉
劉閣之門皆將長戟強弩睥睨宸極窮漳河而遠一作負

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江漢佐閩嫁禍紛若
蝟毛曝骨履腸英華作履間不容礪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大
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閫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

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化已來弗之聞也光熙
前緒罔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
木運告盡褰裳克讓天歷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
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

...

...

箕穎之高戈允幽明之願基命定命一作如旦如升唯

惟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叙彞倫薄賦

輕徭慎刑恤獄除繁苛之政典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

相監之職竒才間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於階墀

山神海靈咸燮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一作教暨

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區域萬里百蠻之廣

一作蠡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屈膝頓顙盡

為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琛奉贄一作欣

欣如也窠居穴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禮樂極

一作天地之因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評垂衣之後

淳粹得神農之前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

鬼通幽洞微群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以自得沐

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為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

神禽異獸珍木竒草望雲一作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於

圖牒罄幽遐而决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

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一作語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

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

四帝周餘六王藉勢一作世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

尼之德過於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材黑

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

神杭衡共工則黑帝勅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

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炎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

臣所以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
飛鳧而爲鼎若使四凶乘一作非八元之誠三監懷一作同九

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之
出紂迴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可窮

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菹
一作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不戒慎哉蓋

積惡既稔一作或心自絕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
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辟神正直耳目鑒於

率土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
受人之榮也包藏禍心而不識書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

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正
功坐擢上書削榮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竊感

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
豈唯受一作愛禮謙光滿履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

衆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
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以從殷河西將軍

肅一作率五郡而臣漢故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
者盜竊江外民少一郡地城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

日自可獻土啣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一作疹遵顛
覆之軌越越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天道偃兵舞戚然國

家當混一之運金縢是殄滅之期有命不滔一作漸可知
矣防風之戮元龜匿還孫結之候守祿難得迭而未覺諒

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

一作皆隋書本傳內自沈約尹休至入司文武五百

六十五字傳中節去漢書均書全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二

論十四

興亡中

魏武帝論一首 晉高祖論一首

宋武帝論一首 北齊高祖論一首

北齊文襄論一首 北齊文宣論一首

魏武帝論

朱敬則

皇漢失圖網漏讒慝賊臣承間搖蕩宸居宗廟焚燒天子
播越於是九州幅裂四海橫流釋位勤王天下雲集初平
元年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
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都
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齊北相鮑信長沙太守孫堅等

同時俱起以討董卓爲名然包藏禍心以暴易亂竊命矯
制結黨樹朋觀釁待時莫敢先犯唯魏太祖有汴水之戰
孫討虜有陽人之師矣觀曹公明銳權略神變不窮兵折
而意不衰在危而聽不惑臨事決機舉無遺悔近古已來
未之有也故梁國橋玄南陽何顓皆云天下將亂非命世
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雖復名微衆寡地小
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是
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微故有荀彧郭嘉邢顓程
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
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六順扶幼主而顯至公旌
乃獲魏種而有疑作之高祖之封雍齒也降張繡繡不
怨光武之全朱鮪也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
抑而不迫王霸之術也然後法令嚴峻賞罰必行惟材是
求惟力是視縱夷齊蒲路顏閔並居未暇存也救弊即可
仁則未知且以術臨人力無餘地用智濟物迹若容身欲
使蕩蕩玄波涯而不竭颺颺薰風周徧草木玄雲蔭而方
爾黃葉衰而木落不可得也荀文若首預經綸提挈草昧
清神昭乎物表妙識出乎機先造我魏邦繫其是賴一言
不合五毒將施無詞寄文空噐見志可不劇哉加以孔文
舉與道翺翺盡忠漢室崔季珪天骨高爽志在扶傾豈大
盜之所安也嗚呼欲盜之子見錦而不見人弭謗之君尤

人而不尤已豈知群鷗不下眾雀遙驚者乎故陰謀未洩
天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樂揚彪由是
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著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
八閩外少自信之士良可耻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
竹成天下之務也昔周武之澤及昆虫不能感食薇之士
漢高之功濟草木未能屈歌芝之賢猶且遂其孤貞容其
怨讟况功未半古德異樂推遭神器之流離問寶鼎之輕
重欲使庶人不識宜疑心寧可得乎翻乃疾走惡迹掩耳
畏聲讎匹夫念平素殺桓邵斃婁珪道路以目天下鉗口
豈不惜哉揚德祖才雖清秀志非遠圖託事行誅死非其
司馬懿雄材大度勇而有謀審其很顧知而不剪若言

天下疑也則吾未知若言人事也其智安在故知忘小怨
而志遠圖料目前而忽身後豈所謂旁求哲人俾輔後嗣
者哉或問曰天厭漢德海內分崩三雄鼎立俱受養命乃
至控御豪傑削平區宇英圖遠筭何者為先君子曰孫仲
謀藉父兄之資負江海之固未敢爭盟上國競鹿中原自
守未餘何足言也蜀先主抱英濟之器無角逐之材遠竄
荆蠻畏曹公神武奄有庸蜀乘劉璋之政衰國小人夷風
頽俗陋山川險澁異嶠函之奧區江漢通流殊河洛之朝
市豈得抗衡中夏齊足當途乎前賢易地之談全是不關
胃臆且夫度德而處量力而行劉備豈薄先王之舊居輕
齊魯之故俗若泰伯之適吳越孔子之入九夷哉蓋不得

已也是知才雄者地廣國大者兵強地既由才才寧可易也

晉高祖論

王業不同其來尚矣若乃待辛癸之禪湯武不得稱仁要西伯之資高光無由濟世或寧亂以得志或與禍以取威遭遇雖殊天命一也宣帝聰豪明允博學洽聞敏而好謀寬而能斷其未得志也服勤王事夙夜在公知無不爲芻牧必履取信嚴主所謂能臣也及勲德日隆雄材漸著權略不世合變如神受命崇華竭股肱於明帝忍死嘉福遂無君於冲人所謂姦臣也及內難既平外寇斯殄威力翕赫掃靡風飛遂乃臨神器以排細戮公族以顧望維業

稱人望斯存若格以名神請罪不暇歸諸天命則前代有辭美哉未盡善也且成湯之在夏世行仁以動諸侯文王之處殷朝好讓以懷隣國高祖以豁達容物光武以長者得人未有專伏陰謀每行詭計寄何晏以鞠欲示李勝以謬言請戰以見威指水以表信乞襦不與懼有陳恒之譏封墓釋囚不嫌武王之事媿情負理掩耳避聲狼顧以噬魏人狐媚以取天下亦前史所醜也

宋武帝論

前人

蓋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一作未有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王之資也是知秦有闕趙之隙漢罹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

竊始得奮其智力救此倒懸陳浞拜之辜問滔天之罪况
 劉裕天錫神勇雄略命世不得疑思漢之謳未暇假從可
 之會同盟二十七願從一百人雷動朱分風發竹里龍驤
 虎步獨决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
 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
 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再舉西盡庸
 蜀北割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拓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
 云克敵得雋竒迹多於魏武此權一作權論乎君子曰得雋
 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
 邑曹公挫本初此是竒迹也至若慕容超攻不在躬奴僕
 下品姚泓宗枝猜貳借手於人盧循秋寇之餘譙縱新造
 之國因釁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潛筭樽罍之間明瓦千里
 之外揣機料日不爽鎔銖亦占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
 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邁德疑所未能人望不逮於建安
 天命乃光於魏武之問曰棄德非道捨德無親有宋功臣
 多不及嗣豈理湏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且夫奸雄者非
 淳德之稱謀勇者乃果决之辭故昔之同盟擬覆前敵故
 無材不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盡
 盡一作已死一作死狡兔死一作死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
 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疑是以雄猜內發釁兆
 易萌韓彭以之菹醢劉葛由之覆亡然則高談堯舜之道
 不忍論桀紂之行思燕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故尉繚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五

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於商山
漢王之侮慢嚴光潛形於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旨哉又
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為此句赫連畏逼姚氏淫昏中原
士庶耻為臣妾王師象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
關右宮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蹤關山重複乃有周之長世
人與不取違衆獨歸昔項籍見哂於韓生宋高又失於父
老其旨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
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宮室之嚴守山河之
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美劉裕家本江南全軍遠
克未能制命夏魏施號秦涼雄曰關中寔是邊地鞭長不
及馬腹風未不

德曰貪歸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
如基策智士哉

北齊高祖論

晉張讓段球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平之
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統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
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命故曰亂
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踈噐宇深
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至乃足踐列
星聲振原疑地赤映團一作焦之外青立旅宿之門
漢高由之自負徒屬以之增畏此所謂曆數在躬推之不
可去也于時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黎

於兇徒義士痛心壯夫灑血結黨求同盟之會杖劍想

勤王之師者往往而聚焉所以因天下之心覽英雄之議

以普泰元年六月建旗於信都以討爾朱兆為名當時趙

魏之豪有高虔本傳高敖曹封隆之李元誠本傳元忠本傳以諸作

盧文緯一作崔祖禽等盡其死力蓋代之傑有尉景

段榮彭樂竇泰匹婁昭薛孤廷本傳等共其奔走然後

數亂常之罪顯安忍之辜發義帝之喪三軍縞素承催汜

之逼萬里同心莫不精勇感人神雒略出天地檄詞未草

聲已馳於賊庭王誅欲加乃命懸於鬼錄但犬羊四合紫

鉅千群大戰韓陵然始得志既而龍驤虎步高下在心開

幕府以臨外藩分賊心而統京邑雖生我者父母立我者

王既懷震逼之威易為芒刺之說周鄭交惡初氣

趙鞅畏讒遂起晉陽之甲襄王失據乃有居汜之悲雖表

數疑相仍公怒未怠紫宸不可久曠丹允難以更燠遂應

飛來之謠乃議遷都之便關西河北剪為寇讐天平末熙

便成敵國於是疆場大駭鉦鼓相聞中山之師扶一作扶馬

播而自免砂苑之役跨驂馳以遁歸勝負相參波瀾不定

豐功厚利各有可觀者焉昔魏祖西征中道不豫晉景南

伐廼兵乃殂此並業未半而意窮功垂成而景促是以晉

連末命委曲臨終不可盡也尋高祖其辭魏帝之表可謂

其言也哀顧太子之言可謂其事也盡方諸前代各一時

也若乃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子如之蟲看尉景之肱本傳

祗喻高昂於肝膽委侯景於半體此明達也牽馬麥田不
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其富貴感虎兕之對以
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
心存即與夫嬖賈充忌荀或不同時也

北齊文襄論

神武去日為我蝕今死亦掩木紀作死亦可恨觀其和勅勒之歌

哀來何極覽太子之色仍有別憂此豈悲促齡而怨昊蒼
哉但強寇在隣奸臣不附以此為恨也文襄克纂丕基甚
負大業追成曩志不忝遠圖故能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
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

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寤陸生之直能上
亦可稱也且夫為人上者當不忝威儀慎名器先主以之
羣弊達人因此垂風是故立其章程明其限節水火可蹈
禮教難逾今天蔭甫傾洪基靡構國有大難未可三年不
言高宴後園豈得一朝盤舞此不慎爾儀也若乃命天子
為癡人比尊名於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
儀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
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
於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於內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
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
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
者陷孝騫之罪賞土儀之心拒蘭欽之慈專諸之劍非不

幸也

北齊文宣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屈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疑作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克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寮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叙哀酷神彩英颺風調清閑既而人固難知始推天授故曰今日左僕射不減大將軍由是感光祿之言不俟終日聽倉丞之諫理故無歸然遠邇之心赫虎之變爪牙夙將惟幄舊臣足使隣國寢謀殊邦側席况屬梁

東懷遼海之際政尚明直時實豐盈膏澤始流華

已竭中山迫於漢獻高洋劣於魏文但禮樂未施冠履不假高論王道此實多慚或問曰夏桀無道殷辛霄政舉烽而來一笑擊鼓而飲三千雖曰荒淫未窮鄙穢猶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皇天震怒命我文考今者顯祖在昏中酒而作莫不手自支解射行刺斫大集姪姬為笑目前廣命宗親聚塵座上對獄無自保之容當軒有供御之困或醫行以罵衆寮或擊亮以示群下加以土木不息金鳳臨雲徵歛日增長城千里仍得快樂世以保乂豈天地不仁降災萬姓之疑將多辭適與相逢岐路無歸我心如醉此即甘酒嗜音之談蓋成虛論三風十愆之說併是高談君子

曰源深者流長德盛者祚遠厭之汰雖著書之德在人齊
神武伐暴勝殘有天下均於天地其嗣雖復失道仍未殛於
神明故書曰天惟五年頒夏湯之子孫是也問曰禪武之
初基實多佐命文宣應錄共匡霸圖其間文武高材略不
世出風流名士接萃逸群屬主暴政荒時艱路澁未有裂
裳遠竄行從近關聞者尚足動心遇者魯不驚慮此復何
幾君子曰達人之道布在方冊顯晦之迹理同可尋若乃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神尼去衛夷齊讓國清風流長高
節遠列固絕倫矣其次別南山之叟東門之賢范蠡泛江
湖尉繚去城市此又見幾而作也亦有貞不絕俗隱不虛
覲冥默園林卷舒人事八月羊酒聘之而不來四時來而
微之而不屈亦可與語上矣過此以往何足言哉良爲道
喪已久庶耻不追崩騰闔主之朝淪沒驕君之世何足恠
乎悲夫嚴尚既歿誰與爲言俗物蒲塗彼衆我寡俾將來
不昧知其志焉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三

興亡下

梁武帝論一首

陳武帝論一首

陳後主論一首

隋高祖論一首

隋煬帝論一首

兩漢辨亡論一首

梁武帝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生而神異動多奇恠此天表也
 末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輔正盡力康衢細隙未開纖塵不動而
 雄圖英筭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理欲先天未
 遑後舉叫嘯龍虎合集風雲馳兩函以取荆州連五都疑以震都邑
 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

雲雨露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躬寃魂而謝牛酒昭筐
 筐而載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謳歌是逼獄訟攸歸代
 德立成眷命斯在然躬覽載籍備睹興亡留心求瘼勵精
 納善雖化未大道時亦小康也若尋其德音討其風俗尚
 根淺易拔源涸難流禍亂相仍蓋其宜矣且兵號義旗戰
 稱代罪勝非巴利功豈私成湯有慚德去道近也武無愧
 容其私厚也昔魏太祖兵鋒無敵神機獨行大戰五十六
 九州靜七八百姓與能天下慕德猶且翼戴弱主尊獎漢
 室降及宋高剪平偽夔安復王家義聲薄天高誠動日然
 更懸兵四嶽決勝五湖北靜燕塵西清秦霧宏勳不讓成
 德見推備物滿庭猶非望故晉帝今日之所事本其心

或非之通人尚為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於斯南康
 望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而動義兵國步既寧
 家怨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
 等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
 相去千里矯情偽迹頓至於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令
 節義行於比屋其可得乎夫君人者日月齊其明陰陽資
 其信江海同其量天地借其容未有飾智驚愚術材惑衆
 較武力於羊侃示腰腹於賀琛商略儒宗取異於章句變
 置官品無求於典實每事皆欲先入疑作所唱復須稱贊
 父作子注君制臣歌受佞無厭進諂不倦浮華道長輕薄
 路開以天譴為嘉祥用妖恠為休祉聚斂俱極賞罰無章

文苑英華

卷七

有識爲之寒心群寮曾不先覺若言位是神物何湏下殿
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湏
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湏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
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
取雋者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
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列
海分山牢疑聞申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
戶口徒衆不覩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
無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州杜若一旦凋零稽山
竹箭忽然摧折可不甚歎或問曰梁主不以黃屋爲尊紫
宸爲貴離欲絕愛遣色歸空有湯武之憂勞若堯舜之懼

曆事國五十若登春臺忽爲一轡旅叛臣鳴吠逋醜長戟摧

闕強弩臨城兵折意窮忿毒而沒善不可恃岐路何歸君
子曰梁主之美誠如子言神無與善未敢聞命何者武帝
暮年荒誕實甚殫守縣之力不充自縱之資盡丁口之租
纔足緇衣之費昔夏桀以九州之富秦皇以六合之尊造
瓊室而天下土崩作阿房而寰中瓦解况地比一郡國乃
三分外有疑作征戍之勤內有雕靡之弊加以金剝寶住
爛熳雲霞至于銀榜朱簾的皪星月神怒人怨禍積患生
過往必來何足疑也且夫惡於齊而保於我何補也得一
夫而亡一國非智也昔趙納馮亭有長平之禍梁受侯景
成赤福之災金甌忽傷悔之何及

陳武帝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使
景入寇蕭譽外奔西隣責言南風不競慕殺三帝覆沒兩
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於有陳
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
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
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寇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
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於白茅彎齊
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
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
蒲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
叛刑也柔伏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且爲仇讎暮爲
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
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
義待之如賓釋歐陽之囚惟賢是用故得群材畢用衆勇
合威盪徧地之橫流廓溥天之巨祿纘侯景於竹竹執王
儻於草間爰其息歸瞻鳥遂止仍以新不間舊疎不間親
高讓近臣方求別統昔魏推袁紹漢謝項王道貴能伸理
不嫌屈及江陵不守喪君有君疆場無虞群臣輯祖疑作睦
足以據三曠疑之遺憤歎萬國之夙悲旣上宰變圖假立
非次晉出子圍秦納貞陽陵谷遷移對之長歎君臣易位
但覺悲哉况乃居汜不歸焉用方伯在塗未納誰曰勤王

於是潛謀腹心陰召武旅囚杜陵於別室告文帝於臨時
舟乘旦潮旗寢夜月掃重氛於絳闕反宸極於紫微役不
浹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
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不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玄
分珪以揖郡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塵未
弭翌日告漸緩末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未返燕之太
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長城公噐識古人承平嗣主觀其求忠謹之士禁左道之
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臨邊
南國斯蹙禮義不舉苛刻日滋糴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
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加以貴姬
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脣嚼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
長夜不疲略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厚待間
譟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
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
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
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
草霜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歇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鳴
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
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以後愚滅其來尚矣或問曰安樂
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

中之大據天下之尊或銜壁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
何者爲先君子曰容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
自擇焉若乃投井求生橫奔畏死而縛請罪膝行待刑是
其謀也馬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
蜀叔寶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隣國之
誅是其才也縱黃皓嬖岑昏寵高瓌狎江揔是任也剝面
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即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
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隋高祖論

昔孫資陰謀晉宣入輔鄭譯矯制隋文受遺自此而有魏
人從斯以遷周鼎蓋天厭亂德神誘其衷若妾指河水
王業誤擊金鼓仍啓霸國也况體貌奇特儀表絕人周
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常鼎一
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是以稱劉季之靈恠者不謀
同詞說中興之應識者徃徃偶語屬周多世故禍難荐臻
婦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
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
舉魏從亂如雲玉謀據蜀其徒若市遂能驅駕豪傑委任
忠良不下廟堂天下大定然後謳歌允集文物滿庭卿雲
曉聚長星夜掃拱挹而朝群后昇壇而類上帝紹舜禹之
遺躅光漢魏之大名於是流曠蕩之玄風浸淳古之膏澤
削秋荼之繁令革亡國之衰聲加之以恪勤廣之以質素

太陽滂昆蟲之穴湛露垂行葦之苕教人七年亦可以即
 戎矣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
 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
 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掃而可以橫大江
 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于文之竟鬼飛楊建業大
 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虜奔喪水中之龍斬伯
 誣以謝陳人禮陸機而慰吳士春波譬洗汗俗咸新秋露
 一零弊化斯改乃下制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內外職
 位遐邇黎人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物蕩然俱盡
 此乃憂勤之心見於動靜故使六合之中觀如曉日八紘
 之內若遇新晴况復盡力於人厲精為政躬親以率下因
 心以感物煙火萬里風雨四時野有擊壤之歌天無垂象
 之誠玄 冊微煙燧不驚玉檻金河波瀾久息天子登雲
 臺而訪道實垂拱而無為公卿指日觀以推誠願升中而
 每竭可謂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天性既猜素無學術意不
 及遠政惟目前是以牝雞司晨讒人罔極剖符罕山河之
 同盟多翦翦之悲恩不終於有功罰每深於無罪啓閱
 之兆借實沉之兵楊素決其波張衡注其隙柳遠草制
 房陵尚遙穆子授戈豎牛仍在禍非天降屢是人謀是以
 知隋運之不永矣君子曰昔陸孟知中興之微宣帝始重
 儒術李通稱漢家之命世祖專信識文特好既行其流遂
 廣故子雲符命政偽言即其類也高祖少愛不經之談遂

好迂誕之說所以王詔順旨袁充取容賞溢丘山恩深江海豈不弊乎又祥瑞者聖人之應也至若八百集於孟津六王至於陔下周人岐山之北晉象江漢之南負樂就陳携手適末牛馬內向群盜外奔宗社又安黎民不散此瑞之上也若乃連珠共軫的礫清漢之涯合璧齊輝光芒黃道之上四時不爽百穀用成家有孝慈人懷禮義此善之應也至如白鹿朱鴈瑞露卿雲鳩雀異毛草木殊狀此並沐我皇澤煦我帝春聖人圓城之中天子生成之物豈足表太平之日顯休明之辰而隋主好之意不能盡遂令巧偽相半何其薄哉近石虎之有中原也羶胡兔羯牧馬驅羊子女歿於淫昏文物盡於鏹鏑猶得獻六馬駕四麟燃燭理之材煮白雉之肉若天道不感應降以災由斯而讖斷可知矣隋之眷眷復何爲哉問曰晉克金陵功多者屬賈隋平建業德俊者左豈爭名於朝事必須此將廉恥道盡莫畏簡書乎君子曰曉兵之家因敵變化故有功成請罪之義君命不受之談今者王濬乘風賀若先戰苟有大利何簡細瑕方知責兵士之汗宮闕徵軍司之隱玉帛豈不陋乎始最范燮後入孟側不前卻克有詞馮異不語時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與夫自伐無慚奮髯直出而相類乎又問曰王者初興必有佐命莫不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白雲之鬱慶龍清風之集雕虎不以夷險易志不以遠近隔心千載一特其來尚矣三代以前緬邈無際兩漢之後

聲名可尋若乃庇俗臣時體國經野謀出心膺政待股肱
但清濟之入濁河波瀾莫辨蚊虻之附驥尾遲速罔知既
因論討之餘願示懸衡之末君子曰神人無功達人無迹
張子房玄機孤映清議獨流踐若發機應同急箭優游淡
泊神交太虛非諸人所及也至若陳平荀或賈翊荀攸劉
曄郭嘉田豐沮授崔浩張賓等可謂天下之菁英帷幄之
至妙中權合變因敗爲功爰自秦漢訖于周隋蘭菊相薰
惟有此矣加疑蕭何之鎮靜關中寇恂之安輯河內葛亮
相蜀張昭輔吳茂弘之經理瑯琊景略之稱諧永固劉穆
之衆務必舉揚遵彥百度惟貞蘇綽共濟艱難高穎同經
算殊雖功有大小運或長短咸非疑股肱之材悉爲忠烈
分崩且選妖麗恣崩淫嘉疑嫺之慢言樂少年之醜穢不
軌不物無威無儀關梁不通賦役斷絕更乃逆取五年之
課以充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時也小
人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剽州邑小者劫村閭擾擾四人俱
靡息肩之處喧喧九土居爲關戰之場天子乃幸維揚泛
舳艫驅虎賁之騎唱龍舟之歌以大江爲天塹以長淮爲
地險周章至於戲下猶自未知閭樂入於廡前何不告我
昔爲天下之重今乃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
多智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爲害鯨鯢出
外疑作水螻蟻可以爲災忽乃棄嶠函之奧區違河洛之重
阻言賊者獲罪敢諫者受刑豈不是色醉其心天奪其鑒

竄吳夷以避其地虛宮闕以候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
君子曰小人之性猶火也火之性必須有所燒小人之性
必須有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忠良庇疑道德辨足以移
視聽辭足以結主心導之以淫奢引之以苛刻人困而不
卹政荒而不修如螻蟻潰隄防不覺其敗如春風養草木
但見其盛事至而未知禍構而方懼素無材略不能以敗
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唯谷無處容身或出
奔以圖生或殺主而自解眇觀史策遍採興亡開役者多
是愛臣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暗主莫肯遠之復何言
哉

兩漢辯亡論

權德輿

之士若乃威以靜國謀以動鄰提鼓出師三軍賈勇置兵
境上千里無塵內外兼材惟孔明景略也故崔浩云王猛
是符堅之管仲劉裕是德宗之曹瞞孫盛云孔明善輔小
國子產之流也斯言中矣

隋煬帝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故高祖獻后特所鍾
愛矯情飾迹有曹丕之釣名傾承中使若子楚之仁孝况
南平江左北靖塞垣楊素譽其賢桑和說其貌屬青宮失
愛于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少四皓
之賓公宴雖多言譚止七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偽跡斯窮
沐猴而冠輕薄之材不久况虎為善瓜牙之毒會施故無

道於大慚之晨蒸淫於易簣之夕罕高宗之諒闇有丹朱
之慢遊于時隋德在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衆
之精疆乘天下之有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
威振百蠻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疎隙外示寬平盛衣
服以掩姦飾詞令以拒諫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
盡於穿築村軸空於聚斂十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
馭八駿建五牛穆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
觀日方踐石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
可無罪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
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水
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兆庶之

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汗神詔以

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
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
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
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
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
願指之然也其爲賊害也文粹無也字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
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
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顯
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弟辟左右以
問之湏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湏

集作陳大易堅

水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
 命不語恠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
 恬然晻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齟面別廷辨
 矧當就第宴間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林下
 官子婿於近郡款款然用家人匹夫為心以身圖安不恤
 國患致使群盜世文粹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
 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亡集作絕
 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
 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
 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
 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群議為廣議者亦當中立知石介
 不與字率趙誠之徒同李社所守然後文粹無三事百五
 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郡公耶反獨一
 息之安首胤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
 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
 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橈罪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
 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
 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
 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原若
 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柰何禹廣於
 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
 立後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觀變豈止文粹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原决湯湯以襄陵

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

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弑君之惡言偽而

辨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

勝既乎向者謀作西京抑復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

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

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

能亢則但取瞽朦文粹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

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

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肆右集作史且

瞻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秦論上

秦論上

羅象

平者不在胡亥趙高子嬰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

胡亥固亡國器也以秦授之者過也趙高不幸秦徇之瘳

左右者不圖則固噬其上矣子嬰立於已亂四十餘日而

亡考其行事不無庸主之材其猶坐四屋之間環火已熾

雖有殺火之術欲設何由哉始皇雖不以仁義死之日天

下無事民為擇君但其遺詔不行於斯耳李故有名天下

臣主相得六國既平不能於此時推廣使秦脩帝王之道

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姦臣謀亂反不能於此時制變為

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孤死於

蒼黃之地始皇失賢嗣遂暴惡於後世嬴氏之鬼以不食

存秦之計卒使趙高得行其謀胡亥極其惡子嬰孤死於

者李斯之故也然則趙高之際爲李斯者義宜奈何奔蒙恬立扶蘇爲國討賊以固其社稷可也當是時蒙恬與扶蘇將三十萬之師屯上郡蒙恬之威外震匈奴內信秦國二世積功兄弟忠信尊用於世扶蘇長子直諫而出雖然始皇故知之所以無詔封諸子而獨書與扶蘇欲以爲嗣雖天下之人皆知其賢而以爲不當立故陳勝吳廣作亂乃詐托公子扶蘇以從民望向使李斯以蒙恬之威舉其兵以扶蘇之望令天下而誅之趙高豈難哉賊臣旣誅恬斯乃復相與盡其材輔賢明之主以寬靜天下秦不亡矣不唯不亡且將興斯不務出此 鮑祿畏害怵懦於傾危之際使秦有殺適立庶淫刑虐法 殺君亡國之惡窮天地而不

李斯之故也悲夫

秦論下

或謂袁曰子言秦亡與存秦之計明矣吾聞國之興亡乃有天命設使李不失其計秦亦不亡乎袁曰吾雖不言天其實天之道子雖稱天以問我而未識天之說夫所謂天者平無私也故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君人者有德天則贊而興之無德則革而亡之興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興亡在乎人也商書曰夏王弗克元庸德慢神嗾民皇天不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此言桀不能常有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天下不安桀之所爲乃廣視萬邦有堪天命者則開而導之以湯有純一之德求使代桀

爲天地神祇之主也故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
二世無德爲所以亡之道天是以革而亡之使扶蘇果立
則固有德爲所以興之道天必贊而興之矣不當奪麻與
劉代夏以商也或曰李斯之失當責其不任職雖曰不忠
不智也予加以亡秦之謚不亦重乎來曰吾豈欲加謚斯
也蓋聖人之道不得易焉昔鄭公子殺靈公也謀於子家
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之春秋以首惡故書曰莫
公子歸弒其君夷斯其類也予欲易聖人之道乎哉

李祖之書也悲夫
梁簡不斯不務出此
與齊秦
二世

史論一

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四

晉書宣帝總論一首

晉書武帝總論一首

宋略總論一首

梁典高祖革命論一首

周書皇后傳論一首

周書八柱國論一首

晉書宣帝總論

唐太宗文皇帝

夫天下一作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

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慶

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一作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遠

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一作氣霧交飛宣皇以天

挺之安膺一作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已

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矣
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
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一作
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
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鬪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
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
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
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
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
霍光之奇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
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

乎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
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經計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
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而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
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以為惡
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一有自隱過於一無當年一
而終見嗤於一無後世一作亦猶盜竊一作鍾掩耳以衆人
為不聞銳意盜金以一作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
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福人而
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况以未成之晉基
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格時寶
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

於北面矣

一作皆晉書本文

晉書武帝總論

同前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

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侈一作俗以變儉約止

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

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

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一作於時民和倍靜家給人足聿脩

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一作儀表馬隆

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一作德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

爲墟通上世代一作之不逼服前人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

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

爲嘉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謂天

下之安謂千年而未治不知處廣而一作思狹則廣可長

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

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

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一作尚轉難南北

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

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亮堅懷姦志以弄一作權權揚

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

親以成踈連兵競滅其根本一作梁廻一作忠而起僞讎衆

各舉其兇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

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一作小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

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遠王渾之僞策心屬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垂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一作皆晉書本文

宋略摠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剋國得雋寄迹多於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於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疑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廵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於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於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於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蒂芥必

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
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
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勳特則穆之徐羨鎮惡
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
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一務集若椽椽之構大
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於民疑舉或得之於未名群才
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謁音末所以荒濟疑滑
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菲而國不
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一答賞罰端平遠無不
懷邇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劔閣北割黃
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未初末歲天子負宸

疑憚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

三事大夫願疑作顧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及請具

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兆弗興即年獻疑作狀世營陽王

狎于弗訓以敗輿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

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寧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

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疑當時之宜

吏父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照刑辟仁厚之化既已

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蕭鼓聽聞百姓扶携

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內

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

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王沉密贊樞機徐王僧綽以

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
清貴則王舊疑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澡麗之鉅才儒
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
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
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
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年爲多士矣上亦蘊藉
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於國都四學聞乎家巷天子乃移
蹕下輦以從之束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
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
威儀輕佻者不燕於鄉閭公宮非賓羽不來庭私家非新
蓋不逾闕冠冕之流雍容如也於是文教旣興武功亦著
冷受律指日如斯禮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
西踐仇他疑良駒巨象充塞外旃音琛環貨下逮百遼
禽獸草木之端月有六七繩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
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
強周韓歲擾金墉虎罕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
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於
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鬪謀臣
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於是起
蓋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旣嚴胡
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犇之師
橐弓裘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舍

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
 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耻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
 明^{練疑}絢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略
 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
 顛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仰元景^{疑作}或^{疑作}潔清
 以秀雅或驍果以步^疑類因以軌道廊之中方知向時之
 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孤趙無以尚焉
 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
 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
 漢之文景宗^{疑作}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雪太宗易之以
 軍^疑師旅荐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
 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於二載^{疑作}載^{謂法典}
 一然宋祚未絕於末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於
 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懼伊霍
 之機綺靡唐虞之際於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
 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
 始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闔監其後百有餘載而獻
 郊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
 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曹馬
 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塔英雄而况太宗為之驅除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先顯其 本根既蹙枝葉遂摧斯則始於人事也昔三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霄過於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爲於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緇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於篇矣繁叙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逮於賢人君子英聲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詔疑作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於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於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略二十卷剪裁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寡志以爲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梁典高祖事論

何元之

歷究前書詳觀往行昭晰千載氛氳萬古考其寬猛知有政之善惡驗其黜陟識其主之是非以曩求今工拙可見

齊季昏虐政由群小朝宰被無辜之誅藩戚懼淫刑之害
高祖痛兄弟之戮因天下之心舉荆雍之師與易武之
伐指揮則智勇風從號令則遐邇響應取郾郢若拉枯定
金陵如沃雪黃越既斬白旗乃懸師不疲勞民無怨讟樂
推在代德是膺逆取順治享年四紀萬幾事廣六職務
殷負宸君臨勤於聽覽兢兢罔倦乾乾不已加以藝業之
美莫以比倫洞曉儒玄該羅內外舉洙泗之餘教針其膏
育採周孔之遺文正其魚魯於是廣開庠序敦勸後生親
自觀試策其優劣由近及遠咸從風化執經者連袂負笈
者排肩濟濟多士於斯爲盛至若御民之術未爲得也敢
以狂瞽請究其說夫根深者葉茂源廣者流長故聖王欲
成其長前爲深廣是以擇沃壤以置王畿國都囿於六鄉
對城號於千里其外則布之以五等列之以萬國分疆畫
野立樹黨閭境隴以懷其仁桑梓以安其俗諸侯守境土
以事於上天子執賞罰以臨于下有功則褒無道則廢二伯弼
于內朝九牧佐于外政間之以賢戚參之以懿親弘仁義
於區中被禮樂於遐表忠信之禮達謙讓之風行爾乃覲
覲之心絕兵戈疊息刑辟靡用獄訟罔興然後龜龍遊於
池沼鸞鳳栖於苑囿及其末世雖主昏於上民亂於下猶
晉鄭有依桓文是相絕而更續顛而必扶數百年外方至
於滅周道旣沒斯風漸喪泊于後代其弊尤甚罔恤民之
不存而憂士之不祿蒞民之長守次更爲前人未安後人

便及迎新送故疲於道塗為君者甚多為民者甚少由是君臣之義薄狡惡之萌興下上迺憎甚於仇敵百城恣其暴奪億兆困其徵求損棄舊鄉奔亡他縣地荒邑散私少官多於是倉庫既空賦歛更重天示譴禍地出妖祥饑疫互生水旱交至民不堪命轟然土崩數十年間還為黎庶高祖博覽今古備觀興亡猶復躡其遺風襲其弊法澆薄逾甚滄紊日滋梁氏之有國少漢之一郡太半之人並為部曲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將帥携帶妻孥隨逐東西與藩鎮共侵漁助守宰為蝥賊收縛無罪逼迫善人民蓋疑作沅離邑皆荒毀由是劫抄蜂起盜竊僻行陵犯公私經年累月抵父疑者比室陷碎者接門青燄及

外園隨滿夕散朝聚有若市塵加以朝霧內叢而宮方外曠有其位而無其職非其事而侵其官四海至殷機事輻湊人君雖敏有所不周人君雖明有所不照豈可專於親覽忘彼責成就此而言大失有二習守膠之弊棄更張之善屈子投江寧論其痛賈生慟哭豈喻斯悲自五胡競逐晉室東徙權寓江濱遂淹時代桓伐燕秦而不振劉克函洛而還亡至於宋齊疆場侵蹙高祖躡斯顏運有志吞并斯實王者之宏材有國之通準然六納魏主一入洛陽竟無所成得不補失民既勞止訖可小康昔勾踐之欲滅吳前為其政兵強國富然後用之一舉而虜夫差再舉而霸中國高祖進不擇將退不教民雖慕古人安能有濟孫

子曰善戰者前勝而後求戰善勝者前戰而後求勝明者
出師必前料敵豈可暗茲人事幸彼天時者哉且國有累
卵之憂俗有土崩之勢開幸人之志兆亂臣之心遂使侯
景被吾甲而冠王城驅我人而圍天闕勢如破竹易若轉
圜萬里靡沸四方瓦解社稷淪胥龜玉毀廢事非一夕其
所由來漸矣太宗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爲賊所殺
至乎文章妖艷墮墜風典誦於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聰
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
士不爲人君焉用世祖聰明特達才藝兼美詩筆之麗罕
與爲匹伎能之事無所不該極星象之功窮著龜之妙明
筆法於馬室不愧鄭玄辨雲物於魯臺無慚梓慎至於帷

筆略朝野所推遂乃撥亂反正夷凶殄逆紐地維之已

絕扶天柱之將傾黔首家拯溺之恩蒼生荷仁壽之惠微
管之力民其戎乎鯨鯢既誅天下且定早應移鑾西楚旋
駕東都裡祀宗祊清蹕宮闕西周岳陽之敗績信 宇文
之和通以萬乘之尊居二境之上夷虜乘釁再覆皇基率
土分崩莫知攸暨謀之不善乃至於斯敬皇世祖之齋允
膺下武而貞陽以旁枝外入濫尸非次陳武興勤王之師
至正當 壁之后驅斥潛疑作主誅鉏亂臣國亡重康彞
倫復叙旣而天不福善早世登遐上德代興火行告謝驃
騎王琳懷申胥之志蘊荀息之忠爰納嗣君更紹頽運於
是嘯命方岳大興師旅龍虎戰聞水潰山崩君臣播越寄

命齊土若乃長弘興周而速咎王未復秦而延殃天欲亡
之非人能救夫創天下者至明者也喪天下者至暗者也
是以禹湯興其功桀紂廢其業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
後君逮茲梁室有異於此何則高祖撥亂除殘反身招於
禍亂世祖復讎雪耻翻手命於寇讎敬皇繼祀而鼎移後
嗣紹基而祚徙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自天所祐歸于
有德元之官自有梁備觀成敗昔因出軸流寓齊都窮愁
著書竊慕虞子但梁室極促簡牘多闕所得遺逸略不盡
舉未獲旋反更窮搜訪採其聞見撮其衆家一代之事可
得觀矣

周書皇后傳論

魏徵按周書合

有虞之德

載字

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

一有刑

冢婦

一作

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寔有國有家者之所

慎也爰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

故其詳可得聞焉若乃納聘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

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罪命惟新

一作

矣至於

邪僻既進法度莫脩冶容迷其主心私謁嘉其公

一作

則風化陵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夫皇王之龜鏡

歟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脩衽席以儉約

高祖

北史作

嗣曆節情欲於矯枉宮闈有魚貫之美戚里

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宜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

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

險設於是升蘭殿而北史作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

馬階房帷而拖青紫綠一作承恩幸而擁玉帛者非一人一作

族馬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魯未足比其髣髴也民

厭煩苛北史作人弊事實多太祖此史作之祀忽諸特由

於此故叙其事迹以為皇后傳云一作周書本文

周書八柱國傳論

前人

蕭何文史自愛懼秦法誅戮乃推奉漢高李通家傳識術

知劉氏當興遂翊戴光武終而白水復禹中陽慕堯方策

以為美談功臣仰其微烈趙貴志懷忠義首唱大謀爰啓

聖明克復讎耻關中全百二之險周室定三分之業彼此

一時足為連類獨孤信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

照國侯莫陳崇以勇悍之氣當戰爭之秋一作利輕騎啓

高平之扉匹馬得長城之俊一作長並以宏才遠略附鳳

舉龍績著元勳位居上衮而誠斷明哲咸以凶終惜哉信

雖不免其身慶延於後三代外戚何其感歎初魏孝莊以

爾朱榮有翊贊一作之功拜榮柱國六將軍位在丞相上

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行以太祖建中興之

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

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大祖位惣百揆都督中外

諸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威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

各督二大將軍以一作掌禁旅當瓜牙禦侮之寄當時榮

威莫與為此故今之稱八柱國者咸推八柱國家云

一作皆屬書本文

榮頌對出官委... 三平殿文... 大用步中興之...
... 之衣... 六... 軍... 五... 沐... 土...
... 不... 其... 良... 變... 項... 德... 對... 三... 分... 長... 風... 其... 風... 棘... 味... 駿... 萃... 兼... 以...
... 新... 慈... 善... 示... 燠... 外... 孫... 上... 寒... 而... 瑞... 濟... 以... 普... 風... 以... 凶... 然... 散... 浩... 計...
... 平... 之... 乘... 四... 調... 將... 具... 繼... 之... 對... 一... 非... 與... 並... 以... 求... 木... 教... 細... 州... 鳳...
...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五

史論二

隋書儒林傳論一首

隋書隱逸傳論一首

王折及弟稀傳論一首

平臺稱略論十首

三國論一首

隋書儒林傳論

魏徵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
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教一作政化之本源鑿生人一作民之耳
日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
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其祿而富懷其道者無其位而
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強

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
 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六一作
 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
 暨夫大和之後盛修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
 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
 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
 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
 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簡約得其英
 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
 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
 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
 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
 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
 或數奇一作運舛乃棄置一作必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
 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
 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乎一作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
 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一作
 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
 亦無以振斯頽俗矣自正朔之變一作將三百年師說紛
 綸無所取正高祖應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
 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糜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

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齎懸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失一作

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竒俊厚賞諸

儒達于一作四方皆啓黌塾一作齊魯趙魏尤多英拔一作

學者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

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

儒術專上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既一作仁壽之間遂

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

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

至使相與論討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闡

秦馬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一作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通

古今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

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

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滅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

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

凡有經籍自此皆堙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

詩書之言皆懷勸欲一作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

植也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

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

此篇云 達於四方此上隋書有京邑二字

隋書隱逸傳 一作皆隋書本文 前人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也

故易稱遁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曰皎皎白駒在此空
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
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
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
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避世
隋書本文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翫魚鳥左右琴書捨遺
作違時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
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
令王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何哉
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
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筆其
目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故叙其人列其所
以備隱逸篇云

隋書列其所作行

王昕及弟晞傳論

蘇世良

自晉失綱紀世道交喪遺風餘烈掃地將盡魏父彘遷宅
伊洛情存典故衣冠舊族威儀式序於是風流名士往往
間出遵業王誦導清流於前元明孝詣振芳塵於後元景
少自矜莊早馳名譽儀範詞韻標映人倫雖樂廣王衍之
徒不能尚也嘗試論易稱君子之道四焉是以朝廷之士
入而不出山林之子往而不返然則入朝廷者宜盡忠義
以忘軀希貞固之幹事昇之宰輔必致元氣之和處以末

班思竭匪躬之節徃山林者便可遠親避世枕石漱流上
期御氣殮霞下足激貪勵俗隱顯之徒在斯而作外漸疑
應實內謝治身義與隨時情非高尚食人之祿忘人之憂
淡泊囂塵之中虛無廊廟之下始之以疎簡成之以誕放
高談莊老獨扇玄風送疑軌長軀流宕忘返乃至所籍為
名教罪人叔夜以高才齒劔惜哉王公以禮度自拘異於
二子但迹預周行志輕流俗凝神於陳力之地嘯咏於伏
奏之辰義匪勞心情華易祿足為累矣雖然善人天地之
紀安可絕乎昆季履道俱有風尚闔門雍穆見重時皇未
建之時晞處帷幄情存稽古蓋有憑焉

平臺秘略論十首

王勃

孝行一

論曰昔之列桐珪建茅土者非一君焉至於孝思可稱傳
風茂存乎細牒十一而已豈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膏肓積乎驕慢情奔疑淪乎嗜慾嗚呼有國有家者
可不誠乎

貞脩二

論曰美哉貞脩之至也或抗情激操仗清剛而勵俗或理
韻和神抱清方而守道或旌奇表善擢才於不次之階或
剖滯申嫌措辭於難犯之地竝能以禮昇降以時舒卷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盛矣哉原夫御俗裁風變彞倫者寄乎
直全身遠害得隨時者存乎變夫然故進不違義退不復

生清貞靜一保其道委施屈伸合其度易曰君子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下何思慮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此之謂也

文藝三

論曰易稱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傳稱言而無文行之不遠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於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是故思王抗言詞訟耻爲君子武皇裁勅篇章僅稱往事二字不其然乎至若身處魏闕之下心存江湖之上詩以見志文宣玉在焉

忠武四

陰陽代興剛柔合運威恩參用以成化文武相資以定業况乎卑疑侯自我宗子維城者乎城陽之權略明決萃權呂氏之變任城之志意剛斷實啓有魏之業盖有助焉陳思雅懷忠勇義彤家國表奏永昌洞曉兵數績著疆場長沙武陵亦足云也

益政五

論曰東平以盛德匡時大興禮樂齊獻以至親統物光濟中外淮陽安定峻必行之典安陸扶風深受遺之泣能義彤家國理極忠貞使黃河如帶垂芳不朽盛矣乎守方雅以調蕃政用公直而掌朝論昂然直上凜有生氣衡陽太原亦足云也

尊師六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豈非事情竭於不顧立色期於難犯中人以下罕免斯累其有抗辭必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頌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真懇雅為亂益二字疑上引聖朝下託師傅和矣哉

褒容疑七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奇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有推輪擁篲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之禮斯實蕃邸之盛事間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佞智揚疑逸疑名利之間室疑作隙蹈瑕乾沒英翹之地便僻脂膏飾其迹耳言巧辭運其辯假君王之顧盼用君王之威福傳疑好善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矣至於興諧文雅賞盡煙霞月庭廣闊風閨洞敞西園故事下籟坂而宵疑歌東苑遺塵坐視疑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園翺翔儷詠之隙洋洋乎亦為樂之一方也

初俊八

論曰夫濫觴懸米 藩浮天地之源寸株尺葉擢捎雲蔽景之幹豈非積微成大陟遐自邇易曰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故考其前事備之于篇

規諷九

論曰夫陵谷好遷乾坤忌滿哀樂不同而不遠吉凶相反

而相襲故有全中卒疑作行屏心於不爭之場社漸防危投
逸疑作於知幾之地昔之善持滿者用此者也諺曰禍不
入慎家之門前代有以之興矣至若中山激難重存親禮
武陵變色復延情愛子建之陳辭貢憤長沙之發對因機
雖亦各違其心未若洪慶之希聲也

慎終十

論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夫東平之奉憲遵約耿
介原陵之奏中山之見思齊慤勤濮陽之託庶幾乎可
謂慎終矣至于一作塵之奉行文處此句中慰之遠述河
澗陳思尅已並未易誣也

三國論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闕宦滿朝士
臣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
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
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
楚宋之分遼東殷熹曰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以知曹
孟德不爲人下專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
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
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入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
廢興有際崇替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未懷撫事
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之疑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
董卓催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

右亂麻之疑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於河上天子露宿於曹陽百官餓死於牆壁六宮流離於道路盖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於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佃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騫然於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向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瓊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賈既窘弊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忽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豈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瘡請呂蒙之命惜一無求字休穆之才不如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玉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末年神器不移於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贖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於用武將遇非常敵乎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投身夏口于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

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
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
矢之備何異區犬羊之羣餌豺虎之口固知應變將累非
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於巴立若
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
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旣歿劉禪舉
而棄之觀譙周之懦詞其忿憤而忘食聞姜維之立事又
慷慨而言熹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
乃知德之不脩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
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表破黃巾於
壽張斬眭固於射犬援戈北指環顧懸顛擁旆南臨劉琮
子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然之雄
矣而弊於褊刻失於猜詐孔融荀彧終惟其災孝先季珪
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憾定東南必然之理也
文帝富於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墳籍文質彬彬
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
齊於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
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於兵革
人力殫於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
大畧經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
陳留王之賓館已啓天之報施何其速哉故粗而論之式
備勸戒俾夫來者有以疾諸者焉

齊然匹夫論
夫論委乎少數表未起舉憲豎蒞聞之中
燕蘇
漁幾
昔于
皆矣
不
始
烈
崇
萬
外
之
業
味
數
十
百
之
基
骨
肉
又
帝
富
於
春
林
水
膏
聯
藉
甜
博
恭
劍
斬
觀
與
辭
文
實
洲
淋
卒
不
捐
與
愚
賦
將
之
不
對
柔
也
從
忍
安
東
南
必
然
之
野
也
後
而
獲
成
辭
後
夫
欲
辭
請
出
繼
位
遂
然
其
災
之
後
卒
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六

史論三

夷齊清和論一首

東晉元魏正閏論一首

漢將李陵論一首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一首

鼎國論一首

宋齊論一首

張禹論一首

夷齊論一首

夷惠清和論

皇甫湜

論曰伯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乃至餓死而不顧是以孟子謂之為清集無為字柳下惠辱其
身降其志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乃至屢黜而不去是以孟
子謂之為集無此字和若校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

也夫聖人之道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是天下之是非

天下之非出孿拘之域不疑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集

若龍動之謂權集作聖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自非可以一

行稱安肯立惡人之朝黜而不羞耻武王之粟餓而至死

故曰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四字集作若在

於清和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

蹈臣子之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

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為集作所長也至於傳之汎愛

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集作未暇亦將有妨

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無道唯斯人是哀唯

吾道是存薰蕕雖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

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覽身之

在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為集有功字均雖然

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

耻且衆人之難行二字集作所難為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散於

今使代末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為

者也顏回曰舜何人也孟軻曰謂其身不能是賊其身夫

然則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為

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

若循迹而辨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東晉元魏正閏論

前人

論曰王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受一作授

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
者也桀放于湯紂一作受殺于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

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除一作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

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始終一作始

可明雖殊厥迹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問

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

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

亳幽王之滅祗平王之避戎有異乎哉四字一作其事而

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為中國

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昔一作

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問晉可謂失之遠矣

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

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四字一作豈杞用夷禮

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殷氏為頑人矣

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

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嘗此中

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離委之戕殺指衣冠

為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

之士有蹈海而死而天下之人必者一作者登山而餓忍食其

粟而立其朝哉至于一作於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

窮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

家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

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
南一天下而授之于一作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
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
南元閔於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漢將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
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一有將字李陵策名上
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忘其宗哀哉予

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
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

者謂一作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

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

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收績不能死戰卒就生

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降

俘一作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隕集作墜家聲於後不可

以言智罪追於躬禍胎一作移於此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

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

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

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

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

况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無陵及親之禍

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

谷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終始

一作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

以取信於君子一無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軀

一作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漢一無武帝不能明察苟

一作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谷曰設使陵不苟其生

能繼以死其一作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

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

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

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

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則君子不輕其生

得其所則一無君子不愛其死惜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

道焉故隴西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大夫京本作士大夫

一作皆集本唐文粹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韓愈

論曰登孔氏一作之門者重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

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餘過行過言亦云鮮矣

而夫子舉不貳過唯顏氏之子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聖

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

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

焉故惟聖人無過集有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形於言人

皆謂之過而後為過生于其心則為過也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集作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

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集有也無過者也自

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

貳過者也故失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

則拳拳伏集作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

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

毫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

水未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

動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

美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

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集有行發於

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

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

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

者在是矣

鼎國論集作三

李德裕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集作

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

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綱紀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已業作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集作降唯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之於師文粹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頂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世集作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宋齊論

前人

宋齊以降繼體承桃者君德寢微王道寢集作替繼緒之

初如革大連除舊集作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方之高下

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

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以集無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

忠於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

君有一於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

燕人之思邵伯其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

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

大舜之德曹叅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群

臣皆贊蜀本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情集作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集無此斷之在獨蓋為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集無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不集無斷之於已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集無

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秦

康送文侯二本興如存之感况集此太后尚存唯一弟薄

尚二本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

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於曲陽

有隙反二本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

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

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為當矣後代

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為師表張禹為至二本戒

夷齊論

前人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于集作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美其

德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者也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

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

之言輒殮薇蕨斯可蜀作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

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

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

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夷齊

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維

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身而已然殮紫芝以

餓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原

鼎國論神龍之脫深泉此上表本

宋齊論未得中袁本作政

史論四

三良論一首

晉文公不合取陽

漢高祖公論一首

秦穆公論一首

荀彧論一首

石碣論一首

史論四

宋齊諸未昏中

未昏中
宋本有註

史論四

史論四

三良論一首

張辟強論一首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一首

漢斬丁公論一首

周昌相趙王論一首

秦穆公盜繆論一首

鄒文終侯論一首

荀息論一首

崔烈論一首

石碣論一首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

莫盛於周公晉豨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
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祭樂也非
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議矣焉得謂之百
夫特哉若者急許晉獻一集作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死共埃塵以為忠也
集作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
迄于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
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每作楚赴丹雘而存
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集作此而興余謂
祖封建紀氏宜在曹蕭之上報德未忘良可悲也

張辟強論

前人

楊子美辟強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斂善揣呂后之
情苛之可也若以為反道合權以安社稷可謂不其悖哉
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強啓之嚮使留侯尚在集作
必執戈逐之將為戮矣觀漢高集作遺言吕后制其大事
可為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為相謂周勃
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况外有齊楚淮南盤石之固內有
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吕后雖心不在
哀將相何必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
之害哉漢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
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年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文粹固矣
若平勃二人溢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吕后之

殺劫酈商以給呂祿計亦窮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

蜀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

士儻才出於世豈授其給說哉嗟呼與其圖之於難豈若

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強之計斯為謬矣留侯破

產以報韓結客以徂文粹作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為必

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晉文公不合取楊樊論

皮日休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位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

臣侈撥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

窺君器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

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其集作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

其本封勝其上集作爵賜集作之以斧鉞分之以鍾彝伏

威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

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

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真侯伯

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天子有錫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

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謂文天子命其器

可也謂周天子享晉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必及乎幹

骨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于

郊廓王勞之以地謂陽樊茅陽人不服陽樊大邑晉侯圖

之乃辱其宗訪苦其人民重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

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渺渺之德幾專征之任遇翟寇肆靈天王

少違宗祐集作廟臣敢與三國之師殺兇臣定王室乃臣之

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我不寘諸刑列唐叔之祚

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為畿內之地為臣之邑是上濫其

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存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

心後世之罪何而晉文會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

之陵遲外恃諸侯之強盛而為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

典禮也謂請隧不許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

萬里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北

民之用已王周襄王之言且王之集作田皆在周甸也玉明

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集作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

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上之語晉侯以規

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

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漢斬丁公論

前人

忠之為稱也非委身事人五字文粹集本作蓋欲委身以事王不以猜懼貳

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集作也上有

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懼之足入乎上有忌逾乎進

不逾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去聲懼乎心不懼乎事

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悛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省集作

息而懼乎誅諫未拜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

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懼而貳其心者也上有忌必姦
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聰而謂上之受謗不思想
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辯之足去四字集作必文粹是辯

說而貳其心者也有問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幸
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而
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懼而去項乎

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去彼
而就此果竭忠集作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

者也則丁公臨敵無殺誠惻隱之心者也豈有猜懼辯說
誠懼者邪有利則存不利必亡者邪與其不忠則彼三侯

謂淮陰侯淮南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擗

斷之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邪集作悲矣

周昌相趙王論

前人

夫剛柔之分在乎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
父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以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
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
也呂后之性剛也漢高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為憂故輟
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
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王
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則
呂后之徵王特一郵夫之力耳是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

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就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
百歲之後如意冤戮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
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為謀主則呂后之命集作產
祿之謀不能言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
軍政執相權昌必能之奈何誤用

秦穆公謚繆論

前人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
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闔者將死而方
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
之民捕堯以為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絲絲之不續天下
之民諫禹以為功夫如是摯之與絲是高辛唐堯誠用之

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川之人民尚倍之如是况先置者
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
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
天下知之又其從也皆足以相人國補襄顛頤如先立之

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冀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
公反集作乃取公子繫之言謂公子繫曰君若求置晉君以
者以消乃置先夷吾是為惠公公之入也皆內外之賂謂

里克以汾陽文驪作晉之田百萬五鄭負蔡之田七十
萬許公子繫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計鎰白玉珩六雙
本立之臣惠王二年春殺聖蒸先父之室謂惠公蒸於獻

也故生民興誦謂與人誦曰佳之不死者無報謂惠公即
世子而虜按渠長其田是也卒身獲于秦公以九月而子殺於文萃晉謂十

文萃作三年惠公卒懷公立秦乃召重耳
於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於高梁是也
嗚呼致是也非

晉人之罪抑秦人之罪耶案作也夫擊立八年不善而去錄

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竭為社

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

為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為定

鄧文終侯論

羅隱

沛后既得秦蕭何改秦之法故三章之約焉而何竟自汗

者豈非欲刑一作刑其德於萬代乎不然奚繫之在人先也

且漢之功臣何居第一何不首行其法則後之立功為相

若雖貪瀆規弄而法必不加則亂臣賊子於是何之

法不救當時而豈救後代乎

荀息論

牛希濟

獻公子九人聽驪姬之譖也太子申生縊于新城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盡逐群公子唯姬之子奚齊及其姊之子

卓子留於宮公疾病召荀息將使立奚齊荀息曰臣竭盡

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為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公薨荀息立奚齊里克使人殺之喪次荀息將死之人曰

無益也不如立卓子于朝荀息又立之里克曰三怨將作

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復言然

一作人已乎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並明褒之曰

詩人有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以

荀息有復言重諾之義夫荀息晉國之大夫爲執政之臣
顧命以立其君人能殺之已不能討之是於國再立卓
子以偷其安里克之告又不得誅以害其主雖曰復言何
歎之有且獻公以荀息爲執政也以荀息爲能賢也而囑
之二子今二子無辜而死是荀息之不賢所致其無乃辜
先君之托孤之寄乎且已以大夫也不宜從君於昏而立
幼稚知諸子之賢不能立之以利於晉爲國家長世之計
乎此疑周於姬氏之黨乃嬖之疑龍之黨也立二君而不
能定其位縱其賊以致亂於其國若亡之黨不可以立乎
非已智力之能全也其輕許之乎是輕之言而許之是貪
其位而固其權復言以死之子其不死人以誅之於子矣

大國之力不能保其身知賊不討不可謂之忠縱其

爲重不可謂之貞事嬖寵幼弱之子遠霸王賢哲之君耦
但無猜其若是乎若群盜力爭不能計勝而死猶將賢之
若不能討賊無謀自殞將何以尚之哉匹夫匹婦死於溝
壑者無以異之凡顧命受遺之日擇長輔少之道非伊周
之才智且將不濟豈荀息所能也是以憲宗彌留之日內
外疑恐姦邪之人畏蓋一無蓋字之明復誅其黨有來中盡與
裴晉公語及大政者公勃言曰當問大臣此非中殿事告
者遽退杜黃裳時爲疲乎亦以王佩繫上陽周一作問太
子安否及臨慰勤之曰冢宰大臣前揭喪中觀天頰哀毀
之狀莫不相顧而泣又喜萬國之得主也即深謀遠慮於

防微之道如是之備及後國家以副君之命必有社稷之
難遺詔擇立以爲之考蓋不由大臣之謀始也皆左右近
密建議奉迎位既及定乃命百辟以行大禮始謀之臣即
新君受賜之地遷之重權委以大政南北二軍歸其肘腋
九城之禁由其管鑰君明然公議者尚可知其諫主及後
誅戮嗣王之英武者或擇幼冲之可教者其議立之父輪
告不實之狀循環署其名民間謂之車轂狀官者謂之金
輪圖常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歔歔流涕不忍執筆其子
曰事旣行矣禍不可變一家三百口在於今日大人何疑
之有請筆代署時宦官畏大臣不從必與誅戮當動搖天
下及見其名莫不喜悅由是驟命其子以居清列終致權
豎傾覆宗社皆趙公之所爲也或曰趙公之生也
由不如苟息之能盡其生也生之與死皆亂國者何升降
之有二子者可謂異代而同罪丘明之褒不其繆歟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畧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
不已天下以困國用不足權酷租筭之外方許民間竭產
助國出金贖罪貨鎗以爲郎以爲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
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賄
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
於前史然近之其疑人主無桓靈之僻自成通之後上自
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

爲時貨宰相以牧守爲時貨銓注以縣令爲時貨宰相若
千萬繩刺史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於市井之人
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
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爲愈彼以十萬我以二十
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
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
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爲造
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
令爲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
謀即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
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
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爲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爲之
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爲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
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而行之而已且烈之
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祿
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於隣里鄉黨矣其賄
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家謀
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則群道疑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
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河左傳者辛有知其必戎作
備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徇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
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
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

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
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
國家者不亦過乎

石碯論

衛莊公寵州吁也且又縱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以義
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君
若與之即將定若猶未也後將悔公不聽州吁竟殺其君
而自立石碯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春秋之世有弑
君之子或朝於王預諸侯之盟不復加討是以厚問定君
於石子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寵於王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於陳曰衛

國有小老夫耄矣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

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
碯純臣也愛其君而厚預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父子
之道天性也君臣之道人

一有義也石子諫莊公也以義

方教子

一作

厚之爲也無義方之訓哉且厚非弑君之謀

爲亂之首州吁既立仍從之遊州吁之爲君也命石子遊
必將從之况於厚乎已爲大臣固有亂賊而不能討之忘
其君也父子相欺以成殘忍之計是忘其親也爲臣不忠
爲父不慈將使衛國之人父子相爭屠矣是以先見之明
知州吁之必能爲亂也嘗戮身以除之豈止一諫而已哉
知石厚必從惡也嘗嚴殺以討之無使必陷於義不能救

亂以安其國不能變君以全其子莊公之志也弔吁之戮也石厚之死也皆石子忍亂其君乎或曰周公之誅二叔聖人之教也自魯之棄愛乎賢人之事也若不類是將何以止於亂乎夫周公知二叔之心不利於成王必危於宗廟故先除之也魯天子之尊以安大本豈若石子弑莊公而後尊而誅之乎魯怒其子與官人戲蓋防淫亂之本以靜於國石子或冀亂而誅之必不使從篡之黨而後誅之也然周公聖人也日禪賢人也知其必至於亂皆不得已而行之且周公日禪防其亂而先誅之以靜於國石子成其亂而誅之無益於理反爲相欺之計殘忍之行無父子之慈戚天屬之道且厚能問其父以定君之計是亂之理也是尊父子之道無疑父之心也疑父之心亂之道也今乃欺之令朝於陳以行誅計斯人心之熟忍之矣不若告其子以理且曰州吁爲子弑其父爲臣弑其君也天地所不容者人之子不可與之爲伍也是以吾祭子之遊且吾爲大臣欲誅弑君之賊以報其國不討其賊是吾有殺君罪也能使州吁朝陳且勿往我將報之石厚尚能求計於其父豈必陷父於惡若然者可以保其子全父子君臣之道矣今石碯以殘忍之性亂君臣父子之理以安其身以求其名而曰大義滅親爲罪莫大於亂國不孝莫大於絕嗣今石子亂其國而殺其子矣及後樂羊爲魏將伐中山殺其子而遺之一杯羹樂羊坐於幕

下食之以盡乃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貪其功志
骨肉之痛蓋石子之流也屈突適當隋室之亂未從王師
太宗使其子召之通反弓射之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
為仇讐既而捨弓矢於地再拜號泣以別隨后曰臣智力
俱困非敢負陛下也然後來歸此又能全君臣父子之道
也且能殘其子為仁義之人者未之有也為仁義之人能
殘害其子者亦未之有也丘明脩千載王化之文欲開父
子相疑之心親親相滅之理大非聖人之心乎

秦穆公謚論

注文百萬七十萬文粹作方百里七十里
按國語注云百萬百萬畝也七十萬七十

萬畝也當從英華又黃金三十鑑國語作四十鑑倭之不
倭文粹作侯之不侯擬國語當作倭之見倭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七

苑英華卷第七百五十八

雜論上

與邢邵議生戒論一首 勞生論一首

愚夫哲婦論一首 解詰論一首

君子無屈論一首 擬公孫龍子論一首

竊論一首 丐論一首

漫論一首 化虎論一首

與邢邵議生戒論

杜弼

邵以為人無還行

一作人死還生

恐是為蛇盡足弼答蓋謂人死

歸無非有能生力然物之未復

十八字一作弼曰物之本
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不

以為疑
前生後

何獨致恠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獎故懼以將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有一作來望各遂其性一作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

言則為經行則為法以虛示物以詭勸民北史將卜魚腹

之書有異鑿楹之誥安北史使北辰降光龍宮一作讀

孰如所論福果可以銘鑄性靈弘獎風教為益之大莫極

於斯此則真教何為非實邵云死之言漸精神盡也弼曰

此所言漸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月令又

云靡草死動植雖殊亦此之類無情之卉當春一作還生

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亡草死猶有種在則復人死亦有

識識種不見謂以無為者神之在形亦非日曷离朱之明

所一作能覩雖蔣濟觀昨賢愚可察鍾生聽曲山水呈狀

乃神之工豈神之質猶玉帛之非禮鐘鼓之非樂以此一作

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

不之此乃形墜魂遊往而非盡如鳥出巢如蛇出穴由其

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無人也之將焉適延陵有蔡微

之識知其不隨於形仲尼發習禮之歎美夫神一作與形

別若許以廓然然則人皆季子不謂高論執此為無邢云

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舊

學前儒每有斯語群疑衆惑咸由此起蓋辨之未至思之

者不篤竊有未見可以覈諸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

人則神不係於形神小形豈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

秋孟德之雄乃遠奇於邢顛一作神之與形亦猶君之有

臣

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不與同生孰云俱戒邢
 云捨此失彼生上恒在周孔自應同莊周之鼓缶和桑扈
 之循歌弼曰共陰而息尚有特別之悲窮轍以遊亦與中
 途之歎况乎一作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於
 聖邢云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鼈皆是有生之類也
 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燃於彼燭弼曰鷹未化鳩鳩則
 非有為鼠未化為鴛則以無論 相之乃似並對之稱既
 非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
 形又何貳一作哉邢云從欲使土化為人木為一作眼鼻
 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生一作蜎造化
 不能為其然也其後別與邢書云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

其能禦但 一作取於適衷何貴於得一逸韻欲高管懷未

論前後往復并三邢理屈而止 一作皆此齊書本傳

勞生論 盧思道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近一無五十羸

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時事云爾

罷群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項盱行而言曰生者天地

之至一作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配兩儀稱貴群品

妍媸愚智之辨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

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九流一作

略慕孔門之游夏詞窮歲月一作擬漢日之卿雲行藏有

麗則

三

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憚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
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未之思
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之生也

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統緒之年服一作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影一作濯一作纓受署韁錄仁

義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

於倒置一作噴一作憂勞惣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

於管庫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聾瞽於焉側

目清言河瀉木訥所以疾一作疾一作心豈徒蟲惜春蠶一作漿一作鷄

恡腐鼠同江都而求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倉楚

逢斬尚趙壹為之哀歌張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謂一作不

槐一作准一作非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禍延一作池魚耳聽惡來之

諛足踐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值辟王欽笏昇階汗流浹

背蜀一作苦一作客之踵躋焦原比一作匹一作茲非險齊人之手執馬

羣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擬鞍振策武落鷄田之

方櫛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其小小者

耳當今運祚一作奉一作肇開四門以穆冕旒司契於上夔龍佐

命於下岐伯善卷耻徇幽憂卞隨務光悔從木石今年在

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

之攢植雙鳧退飛不虧激澣之游泳耕田擊井晚息晨興

候南山之朝雲覽北一作堂一作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

節制崔寔四人今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黃冠之伍

夕談稼穡一作積穀霑體途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蒲席恍一作

兮惚今天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密

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

雲飛泥沉卑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

輕羅羅於藪澤五衢四照忽斧斤於山林余晚植昌辰遂

其弱質一作尚顧一作觀人事之殞落一作負獲晷一作觀時路之遭

危立冬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

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

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

疎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佞無愧

無難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烟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一作

悠悠遂一作遠古斯數一作患已積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子

一作搗讓之風摺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安朝露

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早落阜蓋填闔竇之里皆如

脂如膏俯俛匍匐敬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助其愉

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送一作賈文馳艷姬美

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棄同遺迹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

無余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

投刺望塵之舊遊偃仰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禡魄若牛

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視

闊步結侶素康公之第携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如

激矢雀羅變設去等絕竅始審非其山川未阻千變萬化

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火乏藝服一作有不耻

不仁不畏不義罔一作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

百心由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寇情一作劫人厚自封

殖研歌妙舞列鼎撞鍾耳倦絲桐口飲珍旨雖素論以為

非而時宰不之責未俗唯鄙一作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

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心若死灰不營世利家

無擔石不齋一作錢偶影聯官將數十載駕拙致笑輕

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斷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及邕熙

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聖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

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尚示斯首鼠不預衣簪附一作堂

堂茂莠化為芝蘭窮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

余敢悔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謂中

一作皆隨書本文

愚夫哲婦論

謝偃

昔有愚夫者家本大賈積資巨萬既生豪門長乃潤屋所

衣必極麗食必窮珍而稟性頑魯不閑貨殖既而父終兄

喪生計歸之每有貨易動多遺利其妻敏而有識常私歎

曰若此子家貧無日矣夫常市珠及玉所費萬計唯獲燕

石魚目而還妻繼而翁之曰此非真也何失鑒其若是乎

於是愚夫乃作已也一作獲袂頓目額而呵其妻曰吾訪肆

人皆云美玉也謂商周之玉云美珠也吾固先訪而後市
先問而後買豈不謂商周之珠而擅取哉其妻怒而復曰夫玉石
異體珠日殊狀雖色類相似而明潤懸絕但子愚昧未詳
耳若使人言是而隨是之人言非而隨非之此即取捨在
彼子何預焉故有繼朱之目者不可惑之以色有師曠之
耳者不可惑之以音今若問人而後識者此乃聾瞽之事
也豈有耳目者所為哉是於夫妻怨競累日不息時隣家
有寓居遊士聞而嘆曰誠哉哲婦之言可謂信而有徵

君子無屈論

崔弘慶

君子無屈道無屈也苟行君子之道身至困而道不屈苟
失其道困亦宜之象害舜桀伐湯紂囚文王管蔡謗周公

人字無而仲人字無君子則發揮也道在我不忤或忙懷失道昧

邪以為正乃觸途因以隨之亦宜矣申生自絕仲由就醢
楚台誅於陳屈原沉於湘是也為德行伸於德行為言語
伸於言語為政事伸於政事為文學伸於文學自此以來
未有行之而道未伸者也立於世未嘗不出於人也不伸
不高乃似是而非名之曰妖和之不正言德行之妖辨之
不正言文學之妖身為妖而不知困將至而乃怨是由夫
惑也至於六藝百工苟得其道亦伸也嗚呼人以貴尊極
為道不屈余以道尊名遠為道伸文王伸於玉道周公伸
於輔相孔子孟軻伸於儒學都至賤道愚人謂之屈而

不爲也聖賢苟利於人隱其身亦不耻而乃爲也稷播殖禹治水伊尹負鼎太公屠釣是也自舜至于丘軻道皆同也當行道之心非求富貴也道苟行矣曷謂之屈哉君子無屈昭昭矣

解詰論

前人

弘慶作君子無屈論有爲文學伸於文學之說或詰弘慶曰子非君子歟何道屈也久矣是夫迷其問詰然未數所以酬也及審已行之行而解之余誠非君子也讀孝經則思君子之行讀春秋則思君子之志讀易則思君子之性命讀詩則思君子之諷興讀書則思君子之載言讀禮則思君子之防亂讀樂章則思君子之理心至於非法道求嘗敬言行也夫是鄉里稱余朋友佳余於不道覽勸傳也矣曷來謂爲屈哉如以行之未備志之未固愷命之未達諷興之未深載言之未當防亂之未至虛舉之濫彰此乃朋友情也非吾之答語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是畏也矣余年去三十尚二年矣則去四十五尚十年二十年矣足得聞辨其心術實其文學疑也余又何畏哉若以進取之道屈則孔子至聖終於下位顏生至賢竟歿於陋巷顏孔以來則歷書史聖賢尚屈於進取况聖已降乎余於進趨之道不敢言屈也已矣况予得其友未六七十年望其進三四年到於七十尚有四十余矣今天下一家三聖臣忠又不可比披靡之周齷齪之燕而余生之時非

爲不遭也求進爲久也前不遠也豈終於寒綆困若於千
萬人之下哉

擬公孫龍子論

公孫龍者古人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觀其書咸亨二十
年歲次辛未十二月庚寅僕自嵩山遊於汝陽有宗人王
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安時樂道恬
澹浮沉罕有知者僕過憇焉縱言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
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其夜僕宿洞玄觀韓先生之房先
生名玄最字通元從容人間虛談自保與僕觀其書且謂
僕曰足下後生之明達者公孫之辨何如僕曰小子何足
以知之然伏周孔之門久尋聖賢之論多矣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辨六合之外聖人存之不論簡而易之欲其可
行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陳詩書定禮樂身心之道達
而已家國之用足而已變而通之未嘗滯之引而伸之未
嘗蕩也令天下思之而後及也令天下得之而不過也若
此則六經之義具矣五常之教足矣安取辭堅別白之辨
乎故曰若公孫之論非不中也非不妙也其辭逸其理恠
其術空其義猶令人煩非高賢不能知也非明達不能究
也抑可以爲聖人之理不足以爲聖人之教若隨方而言
觸類而長何必白馬堅石猶存其理乎故曰因是論之也
即直之論也惑其文則不可以爲易矣達其意則不足以
爲難矣可存而不可守也可辨而不可行也知者不必言

言者不必用也然天下之理不可廢也天下之言不可沮也故理可貫也言可類也若使僕借公孫之理乘公孫之意排合衆義措一作倍勞群言則雖天下之異可同也天下之同可異也天下之動可靜也天下之靜可動也堅不堅白不白石非石馬非馬何必聚散形色離合一二者乎先生曰天下有易迷之者難則天下無易矣天下有難能之者易則天下無難矣足下當有易之地用無難之辨能為龍之所為乎僕笑而荅曰使虎豹之力移於麋鹿固為虎豹矣使鴈鷺之移於鷹隼固為鷹隼矣故以仲尼之道託於盜跖之性則盜跖固為仲尼矣今公孫龍之理處於公孫子之心矣非公孫龍乎遂和墨襲絃援翰馬心公孫子之字數皆不踰公孫之作人物義理皆反取公孫之意類而長隨方而說質明而作日中而就以事源代迹皆疑因意而存義也以幸食代白馬尋色而推味也以慮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達化代通變緣文而轉稱也以香辛代堅白馮遠而取近也以稱足代名實居中而擬正也或因數陳色或反色在數或棄色取味或以氣轉形明天下之言無所不及也發沉源而廻驚闢榛路以先驅庶將來君子有以知其用心也

竊王計論

元結

元子天寶中曾預燕於諫議大夫之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歎曰諫議散冗者貧無以繼酒差哉元子醉中議之

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
若大夫問謀對曰大夫集本文粹得寐婢一人在人主左

右以寐言為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侯侯

家得寐婢寐則寐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寐如故

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則假寐其言似不怨主而

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寐病寐中寐言非所知也引

寐婢集作妾自辨詞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髡之鉗之

奴寐愈甚奴於是重窺侯意先事寐說說侯之過警以禍

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知侯禍機因寐奴之先扣侯門諫

侯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方六切其奴命曰寐良

氏子孫世在于郤大夫誠能學于奴故婢假寐言以幾諫人

主得悔過追誤與天下如新大夫見等重威權何止侍

郤大夫乃嘆曰嗚呼吾為文粹作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郤

侯夷奴耶

丐論

天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

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

與松栢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

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

能聽乎吾既與丐者相友喻求罷丐友相喻曰子羞吾為

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未也嗚呼於今之世有丐者丐宗

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

權家奴盜以售邪佞丐權家婢類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
自貴丐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
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於僕圍丐性
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敢丐妻子而無辭有如此者不可
爲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衣棄食提鷲荷集何杖在於路
傍且欲與天下之人爲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
夫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慙跡與人同示無異也此
君子之道君子不欲全道邪幸不在山林亦宜且嬰杖隨
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使丐者
之無耻庶幾時世始能相容吾子無驕集作然取不容也
於戲丐者言語如斯可編爲丐論以補時規

漫論序

前人

元乙亥至寶應壬寅歲時人相誚議曰元次山嘗漫有
所爲且漫聚兵又漫辭官漫聞議云云因作漫論論曰世
有規檢大夫持規之徒來問叟曰公漫然何爲對曰謾爲
公也漫何以然對曰漫然規者怒曰人以漫指公者是他
家惡公之辭何得翻不惡漫而稱漫爲漫何檢括漫何操
持漫何是非漫不足準漫不足規漫無所施漫也他效漫
焉何師公髮已白無終惑之叟俛首而謝曰吾不意公之
說漫至於此意如所說漫焉是集作耻吾當於漫終身不
羞著書作論當爲漫流於戲九流百氏有定限邪吾自分
張獨爲漫家規檢之徒則柰我何

化虎論

前人

都昌縣大夫張粲君英將之官與其友賈德方元次山別

且曰吾邑多山澤可致麋集作麋鹿為二賢羞賓客何如及

到官書與二友曰侍我化行旬月使虎為鹿豹為麋麋為

鷓鴣蝦蟆為兔將以豐江外庖厨豈獨與德方次山之羞

賓客也德方對曰嗚呼兵興未集作歲久戰爭日甚生人怨

痛何時休息君英之化豈虎豹將恐虎窟公城豹遊公庭

彙集公楹群蛙匝公而鳴敢以不然之論反化君英次山

與德方報君英化虎之論豈直望化虎哉次山請商之君

英所曰待吾化虎然後羞吾屬也其意蓋欲待朝廷化小

人為君子化諂媚為公直化奸邪為忠信化進競為退讓

化用法為典禮化仁義為道德使天下之人心皆灑絕林

豈止化虎而羞我哉德方未量君英歟次山故編所言為

化虎之論

漫論壬寅歲此下京本有蒙字

漫不足規下京本有漫無所用四字

他郊京本作何効

出破日本 嗚呼其盛才也 又戰爭日甚生人怨

莫備士寅茲齊萊字 此不然而之論及化君英文山

五外氣而蓋并姑崇大未量吾英燠火山姑辭祇言

英華卷第七百五十九

雜論中

詞科論一首

難進論一首

六逆論一首

守道論一首

天爵論一首

王言論一首

豪狹論一首

君子論一首

詞科論 井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
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總有疑作一禮部
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已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

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虫之藝永隆中
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余年當時
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以至開元天
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
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
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
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於老故太平君子唯
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棣位此行已立身之羨者也父
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入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
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
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
天下故忠賢雋彥翻才疏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好無
意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鈞黨私爲盟
敵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據隱匿嘲爲篇詠以列
於道路迭相談訾無所不至焉

難進論

李翰

賓有裳錦握蘭韜劍懷玉介然獨立默而無言主人恠而
問之曰僕觀今之士君子所求速進體必盡飾而足下望
問若有疑造庭若有懼隱文彩匿芬芳掩光暉潛穎利此
何謂也豈有以哉客曰夫順時而動嘉會不可以智求藏
器於身知己不可以方致有道足輔天地而不用於人行
是應神明而不信於俗僕所以候寬和之色伺清晏之間

因左右思待擯介或沒齒不遇豈直斯須之頃與主人
曰僕方運思量深游精絕遠巨蚌潛於冥海剖而探其珠
靈龜巢於嘉林灼而訪其兆而况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
乎蟋蟀候秋而吟蟬螿乘陰而出豈借援於左右求容於
傾介哉而足下牽流議於俗忽常道之要豈安彼詭隨昧
而不察茲理將有所感激憤而爲此言乎客曰主人可謂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察言觀行下之所以上達言有邪正
百慮糾紛行有是非萬變舛錯憂虞不可以一逕驗悔佞
不可以一理徵事固有上不援下無黨禮義以爲干櫓忠
信以爲甲冑見利不虧其分見害不更其守杖必然之畫
耻千節而進則有從俗浮沉與物厚薄察其衣服矜其

儀悅仰權貴之門逶迤富利之室人玩其飾孰察其心然
則矩步規行不如由徑之速達一辭三讓不如苟合之易
親據邀乘邪是有先鳴之勢難進易退但積後時之悲此
主人所宜察者一也士固有履敦懿佩禮文漸漬德教之
泉栖息道素之域然而委身草莽沉跡蓬茨位末名卑譽
不聞於左右含光蓄銳價不動於當時雖折節求容毀方
取合行衰於寡黨才蔽於世人復有養高釣名之徒勲餘
戚裔之位歷玄闕排朱門鸞翼鳳翔乞言鄒枚之口虎皮
羊質假論崔馬之譚而悠悠者莫不望景星奔籍響風靡
夫向聲背實人之常情索隱探微代所希及田父獲玉鷲
羸廡之暉靈蛇獻珠貽按劍之怒然則遵古人懿業類屬

狗之已陳道先王法言此屠龍而莫用此王人所宜察者
 二也固有聚精會神盡智畢議謀於未兆慮於未形深玄
 妙之源養浩然之氣賓立群情之表獨與大道為隣復有
 騁變効奇 談詭論文彫琢之辨縱煇燁之詞不思作則
 垂訓期於動聽駭目大繁聲奪雅令色惑真綆短不可以
 汲深楮小不可以懷大曲彌高而和寡技逾下而賞多此
 主人之所宜察者三也士有作矜莊之色厲耿介之辭披
 苦懷揚憤思悉精銳貢忠誠矯枉推直深言切詳弘其體
 防剪一作其淫侈復有事無可否順之如流言無是非應
 之如響博訪遠引不綜成敗之幾虛美飾非但以苟容為
 度夫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頌德記功易以藻飾閑邪
 介疾或犯忌諱逆耳之談容之者少利口之說悅之者多
 然則辨佞進而登庸忠讜退而獲戾此主人之所宜察者
 四也士固有懷經濟之略蘊制諧之才而擬非其倫履失
 其位皆屑屑聚論者騰喧嘩之辭連袂並馳者効趨走之
 影龍翼補鼠非所聘其逸足牛鼎烹雞豈傷殊於常器然
 則含章秀發秘思混而不分默識玄通幽旨隱而莫啓此
 主人之所宜察者五也士固有當理以言由一作方以進
 而關梁非所鑿柄異宜或以小人所長乘於君子所短或
 以已所未達一作不信人所能然則道源蔽而不通心境
 曠而不接辨雖博萬物不能釋其疑辭智雖絡大地不能
 效其長策故語曰誰能為之孰令聽之此主人之所宜察

者六也且夫春樹桃李秋收其實春樹 茨夏蒙其刺生
實未成同爲后土所生俱沐陽和之施不殖不藝終歲
其旨之豐不芟不耘毫末成尋拱之患亮明才士之智
時尊主之臣可不熟計其吉凶深究其得失乎而或安於
近禁玩於浮名忘至理而悅侈言貴辨僞而惡切直外特
位以陵物內自負而輕士譬猶廢東作而待歲馳比轂而
適越是以弘獎之意未嘗異取舍之要未嘗周疑作同徒有
好賢之名終無用賢之實亦良可悲矣安在其進乎主人
曰若然者行不必達言不必揚賢人沉抑以爲常良士無
登進之理將何以革此弊而求其通乎賓曰何爲其然也

揚振風以扇物清濁必効其響懸明鏡以鑑形美惡

隱其象苟能坦其量清其心先公而後私捨名而貴
意而忘象遠佞而納忠則君子可知不仁者遠於是循吏
途以招絕跡總脩林以刈翹楚則何才不舉何藝不揚是
知行藏有宜取捨有分爲仁由已芝蘭雖幽而白芳子苟
好之珠玉無脛而自至審此要也夫何問焉主人矍然謝
賓而退齊居三日罷鍾馗遠宴私執謙下之心去驕伐之
色夢想正士饑渴直言然後備禮延賓昇堂而訪焉言行
計從於是家安而國治一作理矣

六逆論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聞舊承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

凌長小加大滙破義是三者固集有誠字為亂矣然其所謂賤

妨貴遠間親新聞舊者集有雖字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

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

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也集作矣而可也

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

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

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

不可固也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

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事天下理亂之大本也

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

集作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以為大據而致敗一作

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

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曠而

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

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蜀本作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

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

一言立一詞則飀飀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

混然而以集作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集有以字去就明者慨然

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味之以為在為恠而

欲世之為集作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

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守道論

前人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
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
而失官之事者也是謂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
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
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
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足以行吾道云耳是故立之君已
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也
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
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惡
之以黜遠鞭朴楛拳斬竄以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
至乎庶民咸守其經分工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
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
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
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
失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是集作職司其局交
相致以全其功集作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
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
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
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天爵論

前人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

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渟爲至靈大者聖神其次
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
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
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德之者爽達而先覺鑑照
而無隱肫肫於獨見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
而爲天之用恒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焉是
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
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夏秋冬也舉明離
之用運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
者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
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
則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鑒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
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
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
明可得其集作奪則庸夫矣授集作之於庸夫則仲尼矣
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
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厭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
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
於所及焉或曰子之所謂天付者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
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王言論

李德裕

夫帝王與群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辨唯在簡而當

理雄辨不足以服奸雄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蜀

有為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集有武將軍言

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

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只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

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弼諧二主文宗辭皆

文雅而未嘗騁辨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

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

辨若波濤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聰此乃

奸人之雄游說之事集作焉得為之獻替哉為文粹有臣

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豪俠論

前人

汲黯皆豪俠者也將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

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英華作汲黯

好游俠任氣節故乃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以集無斯

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矣夫俠者蓋非

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

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集作君

父之命謂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與集作者邪所害者正

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

麴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紇于承基為承其乾賊于志

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

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

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
出仕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
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分首裂無所怵集作惜由是而
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為桑門亦不足觀矣

君集作子論

前人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氣志而輕爵祿
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
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
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
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
不能急病理煩遭難亦不能損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庭潤

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鶴雖不為人常用而自然可

貴也

此謂王濛劉
真長之壽

然世亦有不拘小節

集作

而能全大節

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
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
臣安得進漢高祖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
以安漢集作漢比集無近世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
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之所病及高宗之物竟以謀廢武
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僮不羈之士也少
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
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肯魏無知所
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集作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六十

雜論下

虛名論一首

小人論一首

退身論一首

隨論上下二首

隋對女樂論一首

廣廢莊論一首

薦士論一首

貢士論一首

寒素論一首

銓衡論一首

不招士論一首

小功不稅論一首

虛名論

李德裕

夫與膏肓同病者不可療

集作治

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

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

守正不撓衆狂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說想蜀本故
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言集作噉噉又
曰分曹爲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理之
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干寶晉
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
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
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文與元成之世同風矣所謂
虛曠名重者蓋議集作山濤魏舒之倚耳後之竊虛名者
曾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醜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
飛蛾赴火唯耻不及豈蚩蚩負螫之謂哉虛名者以衆多
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
以此相死自謂保泰山之安可以痛心矣集作

小人論

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知集作此小人常態不
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二字集背本忘義抑又次
之便辟者踈遠之則無患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唯
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
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鴉食椹而懷音
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鴉遠矣
至於白公負刖翼之德辜詬遺灌溉之恩陳餘棄父子之
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怨子同誅豈止於知已
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也集作夫穿窬之

盜迫於饑寒莫保性命於高貴者有何恩義於多藏者有何仁愛既無恩愛則是取資於路拾金於野若能識廉耻而不為是有償金者之行矣集作也若忍饑饉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弓觀梁上之盜察非惡人由集作以是而言盜賊未為害矣然操戈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之人者亦未為甚焉何者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退身論

前人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感焉自大夫種以至於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頌優游而不獲傳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自集作謀其身猶有集作恨况常人哉其難於退身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者如荷戟以當猛集作獸閉關以待暴客者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集作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昇司諫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苦蜀作近者自三公鎮于魯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

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
不知身退羅殃蓋耻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
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集作斯
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曄得蔡澤退而
不辱虞丘得孫叔去而不疑集作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
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安
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
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隨論上下篇

并序

李宗閔

宗閔讀孟軻書至于王霸之論未嘗不歎曰嗟乎知其時
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歎曰嗟

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着隨論上

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曲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
事者之云耳

論上

容有問宗閔曰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為不足為若
是則功業存乎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
而王可以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
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
不能由一作功以反變者也昔者紂為無道以流毒於群
邦天下翬然不待文王之仁人然後忻戴之也苟有息肩
之所則民莫不疾乎奔走如逃其水火焉當此之時有能

扶義陵戎除去大慙則民莫不爭被矢石以報其忿見之
 仇故太公相武王起而革滅獨夫以成王業宜建其國雖
 無大惠於群邦天下順焉雖文王之仁且欲招而懷之也
 苟微雪殺之害則諸侯孰肯忘國從亂而違其天子焉當
 此之時有能匡飭暴疆夾輔王室則諸侯孰肯不爭奉盟
 誓以休其戰伐之勤故管仲相桓公從而撫之藩衛宗周
 以立乎霸功亦宜也誠使太公居管仲之勢而能以周王
 天下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太公管仲並時而起則吾未
 知孰前焉故仲尼稱管仲曰如其仁稱桓公正而不譎豈
 有非其道也而仲尼稱之且曰聖人之門無道桓文之事
 吾不信也客曰然則古人為天下者亦如是乎宗閔曰固
 也周山曰道道之不可易禮樂仁義之謂矣所遭曰時此
 不可常應天順民之謂矣昔者陶唐氏之為天下也法天
 而則地授時以任民垂其衣裳而天下無為惟其誠心而
 刑罰不用當此之時各順其情性樂其習俗保其奉命故
 謂之至時一大變及有虞之為天下也始放四凶以除民
 害是故勤而不德時又一變焉及夏后氏之為天下也始
 用肉刑以寒民心是故威而不能懷時又大變焉及湯武
 之為天下也始及于戈放殺昏虐是故善而不能善時又
 大變焉及桓文之為天下也始合諸侯以匡王室是故順
 而不能革彼三五之公皆元德也夫豈樂為相反哉勢異
 則事殊時遷則務執一不可以通變德者不可以制變

是故觀時而在矣論者而創秦唐虞各以其道而自帝三代各以其變而自王二公各以其時而自霸不其大哉吾故曰禮以因人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樂以和人苟有以和之不必法乎古也兵者除亂苟有以除之不必法乎古也爲政者平天下必法乎古人也况古之行法豈有常亦有從其宜當其道天下隨時而已矣然膠柱鼓瑟惡能成其音聲哉若乃誦前聖之言守已行之制遭變而不通得時而不隨夫如是可謂王莽中襄公之言不足爲有道者也昔者王莽嘗爲德化矣不期可否語必援經不量人心動必據古於是天下頽潰從之而喪之此不知變之禍也昔者宋襄公常爲仁義矣楚人同詐我必信彼我必詐我必正用欲以興商道霸諸侯一戰而爲敵所執我戰而身死國削爲天下僂笑此不知時之禍也坊曰功業見乎變又曰隨時之義大矣非天下之至明孰能通乎變非天下之至聖孰能通乎時且軻之所言前王之遺迹矣君子亦云道而已矣何必履其故迹耶嗚呼自周室下衰諸侯放恣仁義之道隨沒於戈兵微管仲中國幾爲戎矣而曰不足爲也孰可爲之哉

論下

客有曰王霸之事說聞之矣或言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而孟軻非之曰未聞枉也而言人者也又曰聖人之行不同絜其身而已矣又可造乎之閔曰非也聖人以枉道爲

耻以屈道爲辱

不以

屈身爲辱唯守其道故雖辱其身而進焉非其道故繫其身而退焉進豈有他唯道所在而已矣天生聖人者孰爲然哉爲行天下之大道也立天下之大教也利天下之人也故天下有不由其道者聖人憂也天下有不知其教者聖人憂也天下之人民有不寧者聖人憂也聖人之職也如此聖人之憂也如此得其時遭其會上有明天子下有明諸侯遑遑然求合豈不曰今辱吾身則天下蒙其安百姓得其利不辱吾身則天下不蒙其安百姓不得其利吾寧以一身之故而危天下病百姓哉此伊尹之所以樂爲割烹而不顧其耻也若不得其時不遭其會上無明天子下無明諸侯則必汲汲而求退豈不曰今辱吾身澤得施乎民道得行乎世吾往也今不辱吾身澤不得施乎民道不得行乎世吾止也雖然吾豈圖是安哉亦將激偷倖之風全百姓之教以爲乎後之人耳此顏回所以樂窮巷而不動其心者也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唯其時故傳曰富貴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取捨唯其義也然則趨時不可以索已喪義不可以圖身亦猶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豈樂爲之哉其勢則然也故曰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柰何君子之道豈可以小知哉非匹夫之爲諒也觀懸壺之危有救之道小霸則可王則不可而曰非堯舜之事吾不忍爲之是知堯舜之道乎是謂

堯舜之言乎且軻之言過矣所惡夫干進務入者懼其為利也苟不知為利於辱何有哉客曰然則仲尼不蒙耻而進何也宗閔曰仲尼將蒙耻而不得當也豈不願之乎當仲尼之行也上之人害其道下之人壅其言猶且歷說諸侯環軒於天下冀幸時君之一悟王風之變其存心遇合惓惓而不能已焉終無可柰何故逐於魯斥於齊圍於匡蒲厄於陳蔡栖遑狼狽於楚鄭之間其道逾窮其進彌塞不知者以仲尼之為欲顯榮其名位富貴其躬者也孰知聖人急於扶世而不恤其難者哉故嘗稱伯夷不辱其身且曰我異於是及公山弗擾以費畔而欲從之豈不將由是道行捨其耻焉可也今牛鼻雖為辱猶不愈於公山氏乎因斯而言仲尼亦有枉也惡有仲尼枉已而不能直人哉安得乎繫其身而已是故水受濁以淳物不傷其清石受磨以利物不磷其堅君子屈已以教人不害其義嗚呼進取之士誠能察伊尹顏淵之所以進退思仲尼執鞭亦為觀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後匹夫之果其行無志兼濟之道則雖有甚於牛鼻之耻吾將歌頌之不暇又何譏焉若果孟軻之言則人之相率獨其善而已矣惡能理天下哉

隋對女樂論

來鵠

隋儒林有說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揚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者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

而史不刊者朝與職俱無人也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
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
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者
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聞
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琵琶哀帝
禁不止後之帝王遂能有之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
之說暉遠引詩臆對終為博古通知殊不明恣率一時之
言頗昧二南之旨且詩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鍾鼓樂之說者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
事宗廟盛德者宜有鍾鼓之樂也故琴瑟在庭荇菜羞之
上下樂作以盛其禮耳謂以樂樂上音岳下音落淑女非謂淑女
執其樂也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
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是皆乖謬之甚暉遠瞽詩
而終疑作始對欺朝而罔君蓋由隋日無人浪言至是女樂
之對猶可君道之問若何上下相蒙履霜於此悲夫

廣廢莊論 并序

李谿

王坦之作廢莊論一篇非莊周之書欲廢之其旨意固佳
矣而文理未甚工也且祇言其壞名教頹風俗而未能屈
其辭折其辨是真詬之而已莊周復生肯伏之乎其終篇
又同其均彼我之說斯魯遽疑也然則莊生之書古今皆
知其詭於聖人而未有能破之者何哉則聖人果非而莊
生果是矣既莊生云非聖人云是何為不能勝非哉余甚

悟之或有曲爲之說使兩合於六經者或有稱名實學與
玄奧不同欲兩存者皆妄也故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則異術必宜廢矣余旣悟荀卿言嘉王生之用心
而憐其未盡故爲之廣云世多以莊子爲玄奧吾獨以爲
粗見理而未盡耳汪洋七萬余言然撮其大指舉類而
其得失可見矣且觀其體虛無而不知虛無之妙也研
於天命而未及天命之源也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
也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何以知之夫虛無用之
心也必馮於有者也有之得行也必存於虛也是以有無
相資而後功立獨貴無賤有固已踈矣且所謂無者待未
明也惠子以其言之無用而應之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
矣今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
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此言假四旁之無用也以自踰其虛
則敏矣然無用之說有三不可混而同一有虛無之無
用者有有餘之無用者有不可用之無用者虛無之無用
者則老子埏埴鑿戶之說其用在所無也有餘之無用者
則側足之喻其用必假於餘也不可用之無用者苗之莠
粟之秕也今莊之壞法亂倫是秕莠之無用矣而自同於
有餘之無用不亦謬乎此所謂體虛無而未知虛無之妙
也種屠牛而養刀牧羊而鞭其後指窮於爲薪皆在生得
納養之和壽矣故譏滅裂鹵莽者責任席之上設食之間
而不和滅者然而衛靈公石擲之銘脩短必有天數矣豈

在鞭與不鞭

養哉其理自乖舛此所謂研幾於天命乃未及天命之源也夫因任者因群才可任而任之耳而莊生欲任天下而不理日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樹木固有立矣禽獸固有群矣以爲上古至德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人性得矣自懸仁義禮樂而人好和一作爭歸於利也斯甚不然夫天地日月樹木禽獸不假理者也人則假理者也人生必有欲有欲之心發於自然欲不能無求求不能無爭爭不能無亂故聖人立仁以和之陳義以禁之而反以爲害之者則今戎狄之相劫殺魚鼈之相啗食孰行

仁義禮樂於戎狄魚鼈之間哉含氣之類莫靈於人物有知也有欲也而人反無之何如且果無知也果無欲也則凡是非好惡分別賢不肖宜皆起於人也而稱厲之人夜半生子遽然取火而祝之汲汲然恐其似已者言人皆欲好善而惡惡故可放之而自理也夫厲之有是心也豈非聖人之分別驅動使之然乎安可放之耶如曰天機非由於聖人則固自有知有欲矣仁義禮樂何事哉此所謂樂言因任而未知因任之本也自生人以來莫不有爭上好勝之心未爲之法則爭歸於義先王知其然也故高爲之法訓而峻爲之行而人竟疑作爭之亦是爭勝已而爭勝之循道也猶火之燎上也因爲之竈以煬之水之趨下也

因鑿之溝以注之是亦燎注之得宜也燎與注者得宜則無焚溺之憂矣爭與上者循理則無暴亂之禍矣由知其本而順理之也然則無竈焉火固自燎矣無溝焉水固自流矣將壞竈以絕燎毀溝以息注勢必不可也徒使燎與流者失宜耳無賢聖焉人固有所希慕矣不尚賢殫聖法削魯史之行以絕人之好慕果不可絕徒使所慕所好在於非理耳由不知其本而逆施之莊生徒知好高慕上之離其本而不知好慕之心安於天機欲絕聖賢使天下各遂其知安其分而無所慕何異於毀溝壞竈以止水火者乎其術一何迂此所謂窮極性情而未盡性情之變也用是以觀彼於虛無焉天命焉因任焉性情焉詭詭然道之而無一洞明者不知玄奧者固如是乎故曰粗見理而未盡者也雖根源老氏而詭聖敗法尤深正生欲廢之宜哉或曰莊子皆寄言爾以名實案之不亦疎乎夫寄言者若太鵬尺鷃肩吾連叔雲將鴻蒙漁父盜跖求其理者不可責以事也誠惠子以嗜鼠曹商以舐痔遠其趨者可謂之忿也如是吾豈不鍊哉若理之所寒趨之所塞則託以寄言而免也至於稱至人得醲氣之守潛行萬物而不空得道者挈天地騎列星外死生而色若孺子者公爲虛誕無足誥焉

薦士論

牛希

朝廷求賢之道備於往古以

科以待之郡國每歲貢士盡應其科其外諸侯各舉所知以爲裨補聖世奏章不絕於明漢書實煩於王命當承平之時卿大夫家召儒書者給之紙筆之資日就中書錄其所命每昏暮親朋子弟相與候望以其昇沉以備於慶賀除書小者五六幅大者十有三三一作二幅每日斷長補短以文以武不啻三千餘人一歲之內講有餘衆或考秩遷滿或方伯慰薦或伐功勞或昇獎舊勲制詔之辭必嘉其官業賞其才雲褒其行實叙其勞績無一日不爲之不嘗得一賢士與天子共治於四海未嘗得一賢將與天子鎮靜於二邊非末之不廣薦之不至也豈五百年一賢世哉夫畫餅不可以充饑誦藥不可以愈病蓋無其實而有名使之然也自朝廷及郡國諸侯之所舉皆無其實將如之何嘗試論之自文藝之流假手於人投擲於公卿之門者率不能知其僞公試之地尚復乞貸經學之子考帖之時預有歌括問義之日一席之內對者六七皆誦本疏別無新意更相救助發起義端有可但記其屬求之也以爲之去留即經學文藝之謬也如是况漢世公卿大夫皆以通經對策名動天下然後登用或居諫諍之列或處變理之任朝廷每有水旱災沴彗孛陵犯日月薄蝕必引所通經義證據以爲之救殆與今日之經學者異矣若文學侍從之臣必選於切問近對之才必本於誠諫理辭之要故其文章傳之至今又與今日之辭賦者異矣郡國

所送群眾千萬孟冬之月集於京師麻衣如雪紛然滿於
九衢是非相難固不可知矣諸侯所薦率皆應權倖之旨
承交遊之命取其虛名奏署謂之借聽一作取其謬舉之
說謂之橫薦凡四方表函達於中書者必可指期於清貫
美秩名邦劇邑諸侯之薦士也宰執之命官豈唯平生未
交於一言蓋見其姓字而已豈能據實哉官達倖門易如
秋草能復貴賤之別冠裳之重矣朝廷委輔相之權衡
覽諸侯之章疏視其文信其人以為薦公孫弘董仲舒之
學也相如牧臯之才也冉季政事之能也孫吳將帥之略
也時君既不問其實安可不信大臣之言從而與之上下
相蒙其何以濟且姬周之世為賢者多受賞賢史有之矣
和晉之日門生故吏有罪必連坐舉主史有之矣今薦賢
之賞久已廢矣連坐之典又不行矣况今之所舉非徒古
者知之審取其必達取其必一漏貴如一死生不變之為
誠明也薦其為將也覆軍擒帥代國獲地然後以為得薦
其為相也富國安人來諸侯之朝成霸王之業然後以為
得今之舉也士為筮仕結綬之漸一命一官而已他日之
功過皆莫知也薦人用人之道何以得其賢矣昔孔文舉
薦禰正平以為堪任大臣有臯陶稷契之才漢后委而棄
之竟不能知其道之否臧狄仁傑薦張柬之有宰相業武
后用之為相果能克正唐祚有申興之功文舉之薦禰衡
也委而棄之仁傑之薦柬之也舉而用之豈繫吾道之廢

興豈繫歷數之理亂乎然用之則如此不用之則如彼騏驥伏櫪安能千里之步龍泉在匣孰知截玉之利悲夫爾與不用耳士之於世不可期於一人之知己者苟有知者其心死節尚且不疑况復昇榮顯之中行心曾之事安人之安而存隨之利人之利而有之利天下者以利己之厚者也利百姓者乃利其身之遠者也君子之人豈不利其身哉爲國家得人則理失人則亂古今不易之常理安可不以求士爲急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四海所歸之聖尚假多士之力况中庸之主哉易曰君子不家食吉仲尼以天縱之德猶思賢者與之共食况尋常人哉又曰以皎白駒在彼空谷蓋遺賢之歎也又曰東帛委賁于求之於野也賢人君子何代無之哉上之人其求之以道既不廢於朝夕於所薦不公所用非賢將難以至於理當在伸明上賞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緣之路漸將息矣一舉之妄後當自獲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賢者矣有道之士爭趨之矣

貢士論

前人

禹畫九州列貢輕重舉賢用材咸在其中故周官司馬得俊造之名乃進於天子謂之進士又天子於射宮以擇諸侯所貢之士若善者乃受上賞不善者黜爵其次削地得預於射宮以射諸侯之義而爲諸侯所舉者重所用者大漢法每州若干戶歲貢若干人吏以籍上聞計州里之六

小材之多少謂之計籍人主親試所通經業策問理優深者乃中高第有行著鄉里辟選自古而然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國家武德初令天下冬季集貢士於京師天子制策考其功業辭藝謂之進士已廢於行實矣其後以郎官權輕移之於禮部大率以三場爲試初以詞賦謂之雜文復對所通經義終以時務爲策日雖行此擢第又不由於文藝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偉無才無藝者亦冠於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備嘗聞之有門閥清貴者有狀骨卿相者有容質秀麗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權勢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機權沉密詞辯雄壯臧否由已昇沉在心群衆必集其門若見公相來交請友識面爲難動必有應遊必有從密處隱會深誠重約朱門甲第之間鬼神不能知者盡知之雖名臣碩德高位重權可以開闔之可以摧動之可以傾覆之有司畏之不敢不與之者言泉疾於波浪舌端利若鋒鋷所排歿九泉所引昇霄漢默無言衆必謂之長者發中心病時皆目之克人秋風八月鞍馬九衢神氣揚揚行者避路取富貴若咳唾視州縣如奴僕亦不獨高於貴胄亦不賤彼孤介得其術者捨耒耜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朝廷取士之門於斯爲寂衰世以來多非其人明庭無策問之科有司望疑至公之道登第之人其辭賦皆取能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質虎皮日一作抱憤之人汨沒塵土天九重高不可以叫加以浮薄之子逆相

唱和名第之中以隻數爲上賤其雙數以甲乙爲貴輕彼
兩科題目之間增其異名至其傳粉燻香服飾鞍馬之費
多致匪人成於牧宰取資貨以利輕肥朋黨比周交遊酒
食亂其國政於斯爲盛竊願明君賢臣悉以同力大革其
弊復以經明行脩爲急所謂斥彼浮華敦其茂實儒風免
墜失取士之道

寒素論

堯舜興於畝畝之中以仁義而得天下魯顏非諸侯之祚
以德行而居儒道之首以魯顏比之於天子天子喜之以
等紂比之於匹夫匹夫怒之豈在其貴賤之位哉爲仁義
一日則爲君子不爲仁義一日則爲小人豈在世載相讓
懸裳相承吁哉蒲輪不往諸侯之家束帛不在闕庭之下
其巖穴隱逸之人行仁抱義之子化之於鄉里聞之於郡
國達之於朝廷然後求之豈在卿大夫之子哉諸侯鄉飲
之推敬年尚齒使少年知禮老者獲養脩長幼之道也天
子太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教人以孝教人以悌興教化
之本也文不以爵祿爲差也况布素對策名聞於天下者
之矣徒走以取公卿者有之矣鄭康成捨胥吏之役歸
儒者黃叔度牛醫之子以德行聞今服冕之家流品之
人視寒素之子輕若僕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寒賤
之子能以道德自尊文藝自將見之若敬大臣避之若逢
執事又不自審之所致也堯舜何人也猶將比肩其道流

品何人也余何人也曾不自敬其身故且朝爲匹夫暮爲
鄉相者有之矣朝爲諸侯暮爲餒鬼者有之矣道之用捨
在於我而已是玉之美者不產於廊廟之下爲瑚璉之器
材之美者不出於里閭之內爲棟樑之用士之美者非貴
冑之子而登鄉相之位况投竿而爲王者師挽車而爲王
子相豈白屋之士可自遺之哉

銓衡論

王者列官分職以成廢政材不可失官不可曠故銓者以
慎擇爲目衡者以公平無私或失於是豈稱其本自周室
以司馬宗伯選士漢魏晉宋降及國朝委吏部擇官上自
郎吏下至丞簿皆稟之銓注科名入選品秩所蔭動代授
任四方奏薦黜伸書坊名取姓其爲徼詐不可勝紀以
天下之大九州之衆職官將萬餘員令長簿尉官秩至卑
理道與下最親朝廷輕之委有司而已今吏部自尚書至
郎吏五人抱案者向有餘輩桀黠詭譎必出於是視其官
屬如弄嬰兒若啗之以利即左右手之不若皆抵筆署夕
且未之暇焉能得其過者掄材爲善又廢其事爲人擇官
殆無虛日其稍留心者止於詰其廢緒循其資歷黜其昇
遷求其殿犯豈有問其爲政之本爲理之道至若試以章
判拘以棘圍鬻文之徒偏得其便乞憐之子畧無愧容大
爲笑端不可以取亦居清官苦罷無資財考秩旣深然
後廷堂時宰視之不成芻狗區區風塵殍死者衆胥吏賄

路之交填咽街巷聒于耳目清資劇邑必有主者朝列作
夕之中以藥爲之其官若干萬錢其邑若干束絹公然大
言魯無畏懼憧憧政路指期而取某之官也納賄償債且
未之能豈復爲政爲理是以生民致困歲月凋弊逋逃林
藪竄伏萑蒲小者掠行旅大者破井邑天下九州蜂飛蠅
起以至於玷危宗社夫衆庶非樂於遠父母棄妻子之
爲盜賊甘心於白刃之下生業旣亡饑寒是逼遂陷於此
皆爲政之驅也持衡者得不以銓擇爲急

不招士論

史記以衛青爲大將軍門下賓客蘇建常責其不招士青
言自魏其武彊招至賓客天子常切齒夫選賢任能乃天
子之柄豈臣下之所爲哉太史公亦美其慎重予竊未然
之夫諸侯貢士者在禮經一與再不貢有黜爵削地之制
則當位者其可嘿嘿乎且魏其武安之厚賓客非有賢智
士也皆任俠之徒以力折公侯爲能以權傾州縣爲重如
是則天子安不切齒哉蕭何薦韓信王陵舉張蒼鮑叔舉
五言子皮任子產如有益於國濟於時豈天子之能罪哉
後武帝詔於青問選士青但欲以言金賈人多者皆應
命願賢大夫趙禹知其事召問其故皆聶聶然罔審是非
與上偶無別遂悉命其徒於末流中等田仁任安武帝與
詔大悅皆擢用之若武帝常切齒不當於青之門下選士
也得田仁任安協於上意亦當罪青之門有人也武旣

不然而青以爲切齒無乃誣上之言歟抑唯欲聚富金多財者歟抑懷其金帛恐招致賢彥有所費耗歟若然則出塞之功無乃幸而成者歟

小功不稅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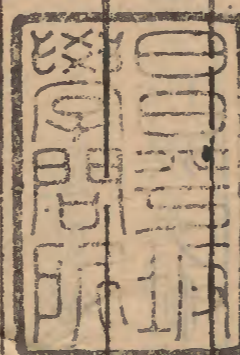
小功不稅制於古行於今然古儒今儒終以爲不可何也由不爲辯後所以惑也古人不可者曾子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說者云以爲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一向追服則是遠處之親聞喪恒晚晚終無追服言不可也今之不可者韓文公以爲小功之稅多而未踈又不比古圖疑國分境狹今之遠者或數千里之外是愈無追小功者矣亦不可也夫禮始於文武

公定於子此聖人貫萬行極人情其爲五服之禮所以文制云定者正爲此也恐厚者過焉而止之謂也恐薄者不及焉而限之謂也昔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弗除也曰弗忍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路弗忍獲正於聖人而後無惑曾子欲稅小功亦弗忍不幸不獲正於聖人使惑者至於今弗解也韓文公可謂與曾子同志而未思於周公孔子者

小人論既無恩愛

表本作既無恩愛仁義

英華英華



英華英華

